● 原创 ■ 惊悚 ▲ 悬疑

随刊赠送 非卖品

怖客

疑神疑诡 ◎乱·硫

乱局

所有看似复杂的局面，都不过是把拼图拆开来玩儿——而这回是在玩命。



午夜凶灵 ◎指甲花

U盘的记忆

每当我删去一个文档，U盘里马上会出现新的文档，就像是在和我做游戏。

疑神疑诡 ◎幻海幽影

有眼无珠

眼睛就像是精密的摄像机，而那个怪乞丐，专门收藏它的“镜头”。

我们就是酱紫长大滴……

银版 娱乐 时尚 校园 情感 TOP赏



邮发代号/14-220
特惠价/6.00元
上市日期/每月5日

金版 惊悚 悬疑 玄异 推理 NO.1



邮发代号/14-221
特惠价/6.00元
上市日期/每月15日

月末版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



特惠价/12.00元
上市日期/每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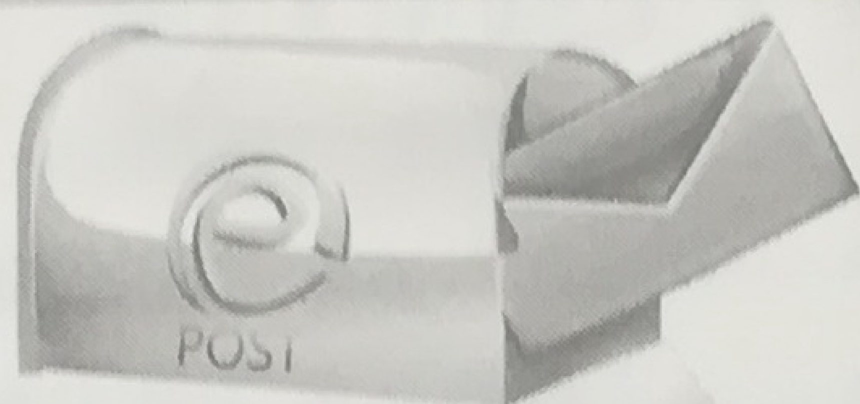
你不看《男生女生》？你OUT了！真的很棒耶，撒花花~~~

金版好恐怖哦……不过我喜欢，嘿嘿嘿~~

人家最爱看女帅哥的故事了有美图还是全彩星星眼^.^

NSNS

男生女生 全彩印刷 青少年高端杂志
官方网站：www.nsns.cn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11号 邮编/1500
邮购电话/0451-53634669
全国各地报刊零售摊点均有销售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购启示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特开办邮购业务。本刊2009年11月号（创刊号）、12月号尚有少量存货，每套需汇款8.00元（5.00元为定价，3.00元为挂号费。为防丢失，本刊暂不办理平信邮购）。同时，本刊办理2010年邮购，2010年半年邮购价为48.00元，全年为96.00元。（买一赠一合称一套，每套8.00元）

汇款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和街76号四楼《怖客》编辑部 胡继学 收（邮编150020）

汇款时，请注明20xx年x月号，邮购x套，

并写明您的邮编、详细地址、收件人姓名。

本刊收款日期及杂志启邮日期，请到本刊官方博客查询

http://blog.sina.com.cn/bukezz

目录 CONTENTS

饭客通知

01 邮购启示 …… 本刊编辑
04 快快加入读者QQ群 …… 本刊编辑

午夜凶灵



05 N …… 安子
42 U盘的记忆 …… 指甲花

黑段子加工厂

10 奇遇 …… 徐自如

疑神疑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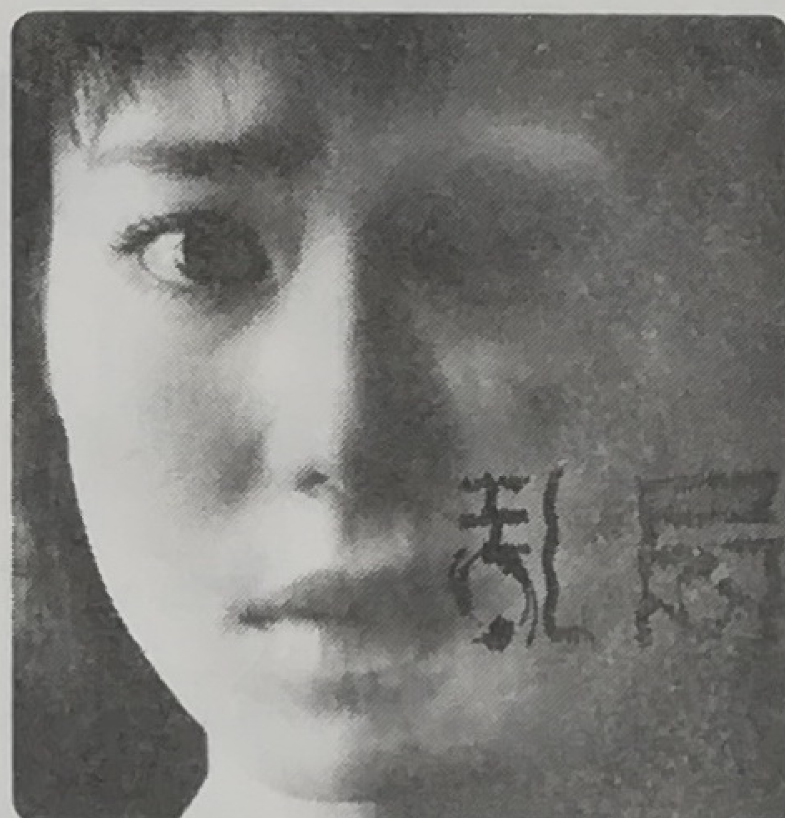


11 有眼无珠 …… 幻海幽影
19 乱局 …… 乱·硫
27 两面镜子 …… 狐狸猫

疯狂续写

35 《水下》引子 …… 王迪
36 续写之“祭奠版” …… 王秋声
38 续写之“颤栗版” …… 熊文豪
39 续写之“良心版” …… 尾巴卷卷

连惊带吓



51 玩偶（三）…… 蹀躞乌鸦
63 编读往来 …… 本刊编辑/读者

《怖客》的编辑们：

你们好！说来惭愧，我手里的《怖客》是租的，已经有点皱皱的。可我偏偏看上这两本，花了五元押金带回了教室。无奈，上课看那本正刊被老班抓到了，我把副刊交给了他，从此无音讯——相信谁都会交副刊顶正刊的。回家后我把正刊看完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怖客》太好看了！

后来我去问了书亭老板，得到的回答却是“全部卖光了”！最后，那本租的《怖客》最终被我留下了，押金不要了！这封信寄得有点晚，估计编辑们收到时《怖客》的第二期都上市了吧？到时候我一定要第一个抢先买到。自从我带了这本《怖客》，我们班的布条变得好多。这显然不是坏事，可是……他们都是借我一个人的啊，可怜的书啊！祝《怖客》越办越好！

新余 • 简雯君

编辑回信

简雯君：

你好。你信中的情节也让我们感到惭愧——害得你被抓。然而，你正气凛然的老班拿走这本《怖客》的副刊后，有没有察觉他只拿到的是一本替身，继而对你进行彻查呢？从这点看来，我们买一赠一是英明的。

哥哥要提醒你，上课是不能看杂志的，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讲——即便从刊物损失来看。

第一期的《怖客》卖得不错，这离不开你和像你一样支持我们的读者。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身边的购买者，女孩子占了绝大的比重——谁说女子不如男啊。

下一期杂志，我建议你不要传阅了，如果被冠以“传播课外书”的罪名，这罪过就大了。祝你和你的同学们学习成绩优异，身体健康，继续关注我们，最好是课外。

王迪哥哥

社长·总编 李 岩
副社长 马世德
副总编 程瑞平

执行主编 他 他
执行副主编 王 迪
责任编辑 米安然
实习编辑 赵家三郎 绝望松鼠 三今
特约编辑 风雨如书 鬼丫儿
美术编辑 ANDREW白 徐沛 董菲

主管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 家庭生活指南杂志社
出版 当代旅游杂志社
编辑部地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和街76号
邮编 150020
电话 0451-58830767 58830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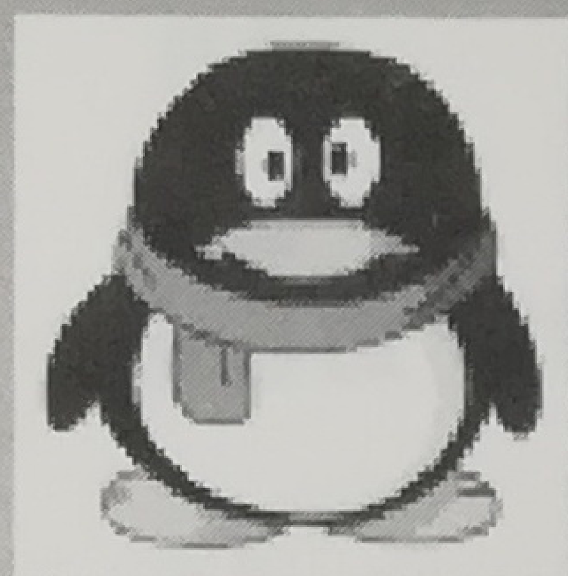
发行总监 老 沙
发行部电话 0451-81691919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1-7740
国内统一刊号 CN23—1508/G
广告经营许可证 2301060000004

本刊声明

本刊所采用的部分图片由读者推荐，请未收到图片稿酬的作者，速与本刊联系。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和街76号当代旅游杂志社中旬版编辑部
邮编：150020
联系电话：0451-58830767 58830669
电子信箱：24116549@qq.com
投稿方式见本刊博客blog.sina.com.cn/bukezz



快快加入读者QQ群！

——想马上成为"布条儿"吗

2009年11月开始，《怖客》在全国招募热心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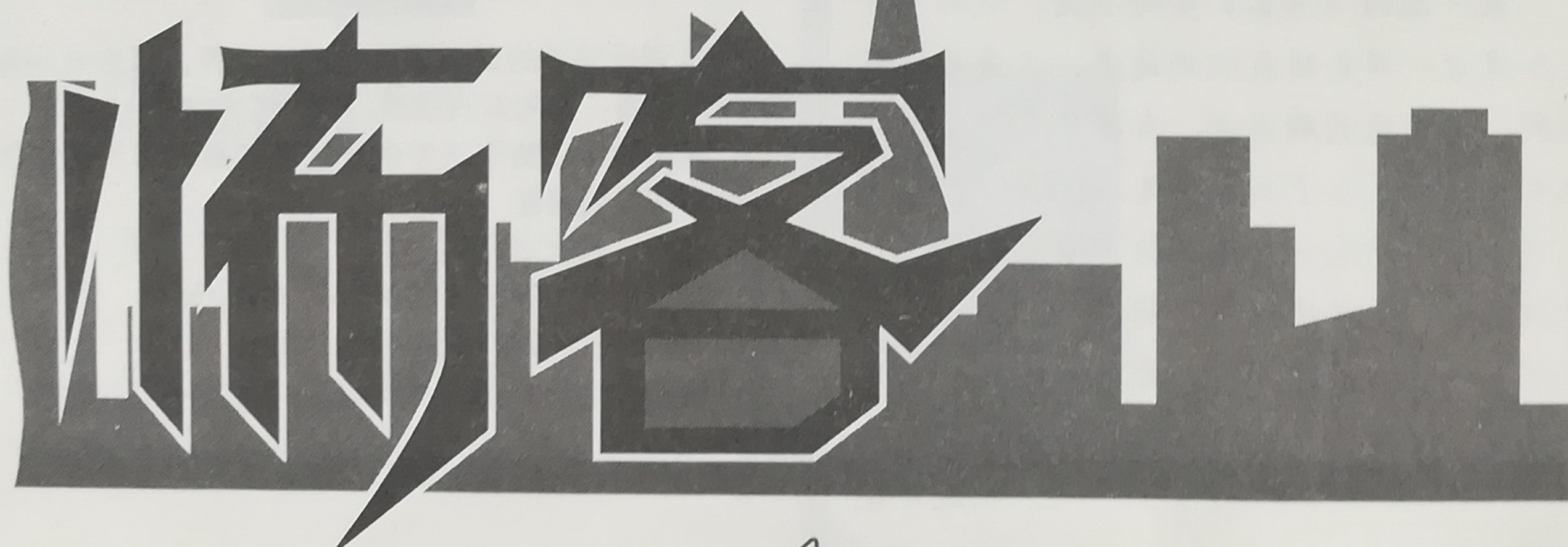
如果你喜欢悬疑惊悚小说并对它的未来满怀期待，如果你有很多的"鬼点子"想跟志同道合的人说出来，如果你愿意参加《怖客》举行的区域见面会，如果你想把意见告诉我们并接受我们的精美礼品，欢迎加入以下QQ群，你将成为怖客家族的一员。

区域群号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	94864561
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	94864790
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	94864916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67942415
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内蒙古）	94890083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94866682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94867736

注意事项

1、 请不要重复加群，群的容量不是无限的；
2、 内蒙古的读者，请选其中一个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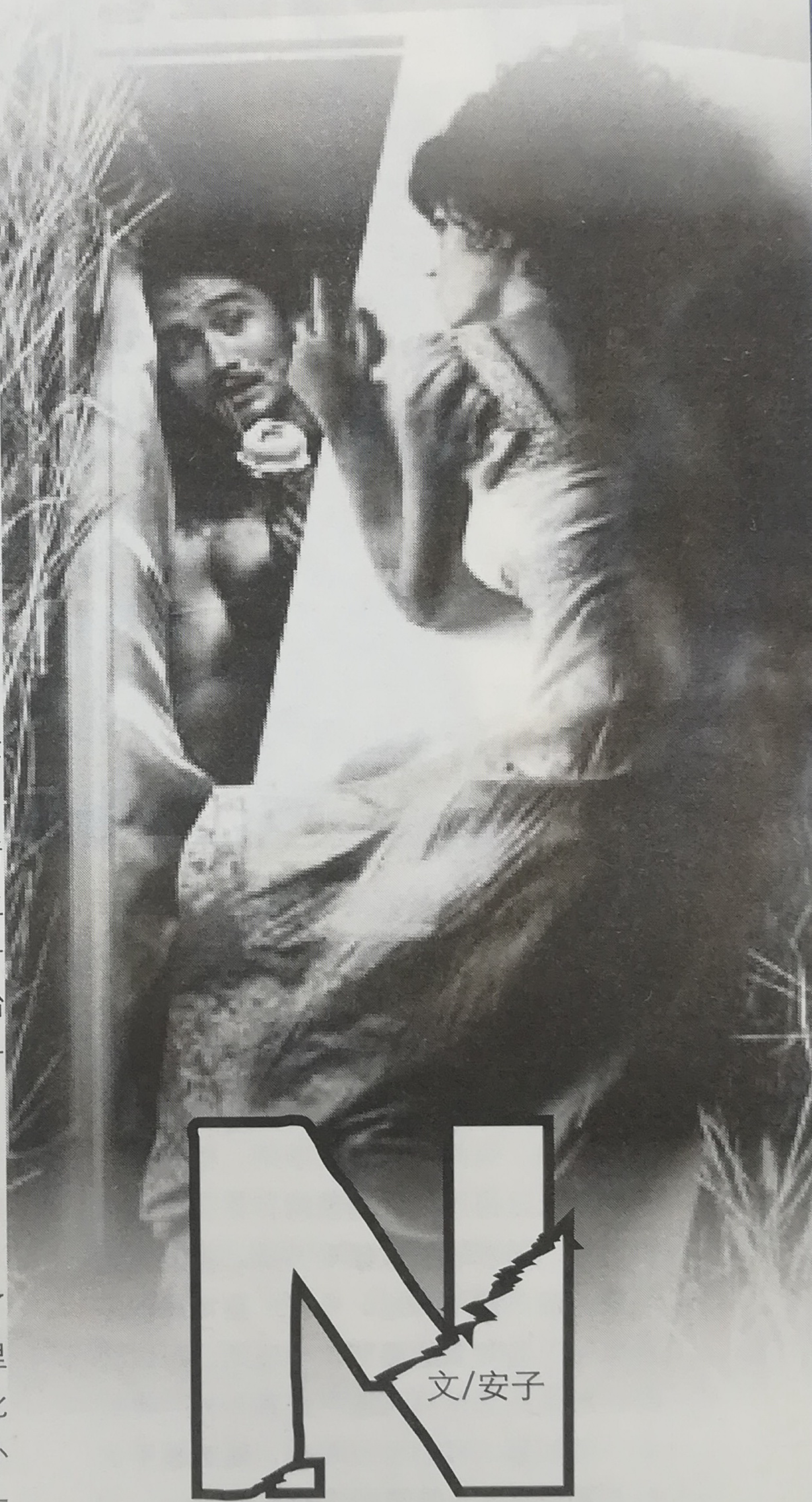


N 开始

阳光明媚。虽然刚刚下过第一场雪，空气中还到处弥漫着萧瑟的冷空气，天空却万里无云。我擎着一束花，走进东陵公墓。这个公墓的名字起得颇有帝王气势，埋在这里的人，也都多少有些社会地位。比如我的丈夫，良。良是这个省会城市最著名的儒商，死前，曾经营着垄断全省的图书事业。

我默默地走近良的墓碑，却发现，他的墓碑前赫然竖立着一束红玫瑰，花瓣在阳光映射下血一般娇艳。我诧异不已，放下自己手中的花束，蹲下身来察看那束玫瑰，却找不到寄语的卡片。我把那束玫瑰向旁边挪动了一下，把我的花束摆在了墓碑的正前方，心中无比怅然。年轻英俊的良，生前就是众多商界女性爱慕的对象。

感慨良久，我抬起眼，环顾四周。不远处，也有一个祭奠者。那是一个男人，穿件灰色的风衣，伫立在一座墓碑前，清朗的面庞上写满了忧伤。我的内心徒然生出了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想象着他如我一样失去了曾经最爱的人，不禁黯然。他抬眼，我们四目对视，我向他点头轻笑了一下，他也回了个凄楚的笑容。



N

文/安子

N 他的第一个故事

出了东陵公墓，时近中午，我走进了公墓旁边的一家快餐店。既非清明，这里便冷清得很，屋顶的积雪还未化完，融化的雪水滴滴答答地从房檐上滴落，给窗外的风景平添了几分凄凉。阳光中走进来一个男人，正是刚才在公墓里见到的那个。



他看见我，点点头，坐在了斜对面的桌子上。店很小，只有四张桌子，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很近。

我要了一瓶啤酒。我不想买醉，其实别说啤酒，就是一瓶白酒也醉不倒我。结婚五年中，有两次我和良吵架，他走后，我实在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就在家里自斟自饮，却发现怎么都喝不醉。我的真实酒量，连良都不知道。今天，墓地里的寒冷激起了我对酒的渴望，一瓶酒，可以暖身。对面的那个男人像呼应我一样，也要了一瓶啤酒。我们各自喝着，遥望着不远处公墓里那两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男人的酒量真是不好，三分之一的酒喝下去，他的脸上就腾起红云。酒入愁肠，他的眼眶湿湿的。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他仿佛从我的目光中得到了温暖，隔着桌子向我诉说起来。

他和妻子结婚三年了，非常相爱。一年前的一个雨夜，天气异常寒冷。她已经出差快一个月了，终于打电话说要今天回来。他买了好多她喜欢吃的菜，之后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出租车司机，去接她。然后，他就兴高采烈地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他的饭还没有做好，手机就响了起来。他以为是她，却是交警队事故科打来的。他们告诉他，她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发生了车祸，她当场死亡。

他压抑着悲痛说道：“警察跟我说，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了。可没想到……”他哽咽了。我请服务生给他端了杯热水，心里感叹着这个世界喜怒无常，灾祸连绵。

N 我的第一个故事

数天后，我和这个男人又碰面了。原因很简单，市里要将东陵公墓所在的东陵区规划为开发区，计划要把市政府搬到这里来，所以东陵公墓要整体搬迁。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相遇，我们熟悉了很多。他看到我略带歉意地说：“上次真不好意思，连饭钱都让你付了，我酒量不好，那天喝多了。”我笑着冲他摇摇头，说，一点小事，不必上心。

在东陵公墓办完手续，我和那个男人

又来到了那家快餐店。这次，我们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各自点了一瓶啤酒。他喝着酒，眼眶又红了，大概是在心疼他那尸骨未寒的妻子吧。

看着他低落的样子，我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对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一年前的一天，丈夫正在香港出差，妻子打来电话说，明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希望你能回来一起庆祝。丈夫答应妻子第二天一定会去。第二天晚上却下起了雨，电闪雷鸣。丈夫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他驾驶的轿车在雨夜里被后面疾驰而来的出租车追了尾，撞出了高架桥的护栏，车毁人亡……

男人听完了我的故事，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抱歉，我只想到了自己的悲伤，没想到你和我也有一样的经历。"我一笑置之，人死不能复生。那一天，他留下了名片。我看了眼名片，男人叫陈炯，在航空公司做培训讲师。我也向他介绍了自己：胡晓雨，曾经是名医生，丈夫死后便在公墓附近的仁善堂做了义工，每天吃斋念佛。我们互留了电话，约定迁墓时结伴来。

他的第二个故事

迁墓的日子还没到，陈炯的电话就打来了。他的语气有些低沉，说这段时间一直心情不好，想约我明天一起去东陵公墓看看。我迟疑了一下，同意了。丈夫去世后，我一直心灰意冷，没有再与别的男人约会过。可是陈炯，却让我的心里莫名温暖。

今年的雪来得特别早，空气中弥漫着冬的萧索。其实陈炯不善言谈，我们从他妻子的墓碑踱到良的墓碑，又踱回来，来来回回三次，他都凝神沉思，没说一句话。最后，我提议去那个快餐店坐坐，暖和暖和。直到坐定，照例要了啤酒，喝了几口，他才开口说话。

他说，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非常相爱。一年前的一个雨夜，天气异常寒冷，妻子已经出差快一个月了，打电话说要今天回来。丈夫买了很多她喜欢吃的菜，之后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出租车司机，去接她。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他的饭还没有做好，手机就响了起来。交警队事故科打来电话说妻子乘坐的出租车和前面一辆突然停车的私家车追尾，她死了。她死的时候，肚子里的孩子才两个月。

这一次，他没有伤感，却显得很愤怒。他瞪着我，低声道："你讲过那个故事之后，我越想越觉得蹊跷。回去查了一下，原来那个害死了我的老婆孩子、突然停车的人就是你的丈夫！是你，非要过什么结婚纪念日，非要他在雨夜赶回家，否则，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我的第二个故事

我没有理会他愤怒的情绪，自顾自地说："我也再给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结婚五年了，妻子打给在香港出差的丈夫让他回来过结婚纪念日。她瞒着丈夫悄悄到机场接机，想给他一个惊喜。可没想到，从通道里走出的丈夫身边竟依偎着一个娇媚的女子。妻子气愤得转身就走，丈

夫看到妻子，追了上来。妻子开着车在前面跑，丈夫的车在后面追，而那个偎在丈夫身边的女子，则打了出租车在丈夫的车后追赶。妻子看着身后的两辆车心里很气愤，想在过弯道之后下车跟丈夫理论。于是她在转过弯道时刹了车。紧随其后的丈夫也猛地踩住刹车，而丈夫车后的那辆出租车却躲闪不及，硬生生地撞到了丈夫的车上。

陈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半晌没有说话。最后他咽下了一大口酒，狠狠地看着我说："就这样，那个无辜的女人就成了你们夫妻争斗的陪葬品？"

我淡淡地说："也许是吧。"

我去吧台结了账，走出店外。今天，我没有打算替谁埋单。

我的第三个故事

迁墓的时候，因为我捐给了公墓一大笔钱，他们特意把良的新墓安置在了风水最好的山坡上。那天，我再一次碰到了陈炯。几天不见，他原本清爽的面庞布满了胡楂。

老地方，老样子，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要了啤酒。我看着陈炯憔悴的面容说："喝吧。今天，我陪你醉。"

我们不停地敬酒，不停地干杯；再不停地要酒，不停地干杯。陈炯酒量本就不好，今天，他的脸色更红了。他盯着我的眼睛，大着舌头问："你撒谎！上次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有一点我一直都觉得不对劲。那丈夫去追他的妻子理所当然，可是，谁能保证那个情人就一定会去追丈夫的车子？谁又能保证那辆出租车一定会撞上前面的车子呢？"

我笑了，给他倒满一杯酒，然后，我开始向陈炯讲另一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只是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妻子做了各种检查，什么问题都没发现，便央求丈夫也去医院做检查。可丈夫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推诿掉，因为他早在结婚前就知道，自己无法生育。可有一天妻子不在家的时候，丈夫接到了妇产医院的电话。电话那端喜悦的声音告诉他，他的妻子，怀孕了。他深爱的妻子的背叛使他愤怒。尤其当他利用职务之便查到妻子居然和她的情人以出差的名义在外享乐时，他更忍受不了了。他恨那个男人，他要报复！于是，他想起了一个朋友，一个因爱赌而欠了一大笔赌债之前还向他借过钱的朋友。他给了他一大笔钱，让这个朋友在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去接机，然后载着他的妻子，跟着他妻子情人的车，目的只有一个——让妻子眼睁睁看着她的情人惨死在她面前。

"可没想到，他的妻子竟然成了这场阴谋的陪葬品。"我笑笑，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陈炯紧紧握着酒杯，咬牙切齿地质问我："你凭什么这样捏造故事？"

我幽幽地笑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才会调查。那场车祸中，只有那名出租车司机因为系了安全带而幸免于难。而他在事后，还清了一大笔赌债。"

他的第三个故事

陈炯的醉意让他的脸看起来有几分恐慌，更有几分狰狞。他站起身，蹒跚地走到我的身后，手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肩膀上。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也许，还

有的情节你忘了告诉我。”

我问道：“什么情节？”

他的手渐渐抓紧，慢慢讲述起来。

有一对夫妻，结婚很久了。妻子早已知道丈夫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了私情，可她不能声张，因为如果真的闹起离婚，根据婚前协议，丈夫的财产她一分钱也得不到。她想制造一起意外死亡，可是却不能自己动手，因为这很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于是，她想到了另一个同样对这对男女充满仇恨的人——丈夫情人的爱人。她给他打了电话，把丈夫情人怀孕的消息告诉给了他；她还利用自己的财富设下赌局，让他那个出租车司机朋友欠了一屁股赌债；她特意买通了他的同事，把他妻子和情人的行踪都透露给了他。她知道他是一个深爱自己妻子绝不允许一丝背叛的人，她要借他人之手，把两个人都杀掉！

他摇摇晃晃地走回到我面前，笑着说：“或许，她的良心实在不安，才每日吃斋念佛，排遣心中的恐惧吧。”

N 我的最后一个故事

我轻轻抖了抖肩，甩掉他刚刚手掌的余温，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也许，我们都错了。”

他神情愕然地看着我。我给自己开了一瓶酒，又给他开了一瓶，慢慢讲述起来。

有一对男女，他们分别瞒着自己的另一半和对方有了私情，为了不让自己的另一半发现，他们总是以出差的名义厮混在一起。有一天，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男人，男人抱住她，两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中。他们下定决心，这就回家和自己的另一半摊牌，然后组建新的家庭。他们在机场依依惜别，分别奔



赴各自的家中要和各自的爱人吃最后一顿晚餐。可是他们都没想到，雨夜中，一场阴谋正缓缓拉开序幕……

我又给陈炯倒了一杯酒：“你和我都太可怜了。一年前那个雨夜，我的丈夫急急赶回来，根本就不是要和我过什么结婚纪念日。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而他的财产变更书里，更将财产留给了你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我相信，你在你妻子的尸体上也同样没有找到你们的婚戒吧。他们赶回来，分明是为了庆祝他们的新生活啊！你说我们这样做，怎么能算过分呢？”

陈炯神色凄厉，我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泪在闪烁。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胡晓雨，我不信！她只是一时糊涂，她绝对不会和我离婚的！我不信！”

我浅浅笑笑，不置可否。我给陈炯又要了一打啤酒，抓起大衣，离开了快餐店。

室外，寒气袭人。

N 结局

第二天，晨报的民生版出现了这样一则新闻，总共不过短短几行字：“昨夜，一男子在原东陵公墓附近的快餐店里饮酒过度，驾车回家途中车子不幸冲出路障，引起车体燃烧。伤者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死亡。元旦将至，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适度饮酒，小心驾驶。”

陈炯不知道，那个快餐店其实是我的产业；而他昨晚喝的酒，也绝不只是普通的啤酒那么简单。

看着那条新闻，我缓缓笑了。

实习编辑/三今 yourxin1986@163.com

奇遇

文/徐自如

一天，我和司机胡子到新疆进货，来到了一个位于沙漠边缘的小村子。

下午四点左右，沙尘暴来了，我一看不好，便命胡子将车子沿沙尘暴来的方向猛冲，10分钟后，一切恢复平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静得出奇的小镇。

进入小镇，胡子将车停在路边去洗头。我躺在车里看书，正看着起劲，突然车子运动起来，向不远处的美容店撞去，我异常紧张，心想：这下完了！我大喊一声“胡子”，话音刚落，车子停了，接着见胡子一脸惊慌地从里面冲了出来。他上了车，驾车就走，开出很远，才说：“徐总，我刚才到美容店，见里面的小姐非常漂亮，便走了进去。头洗过后，她领我到一个小房间，开始给我按摩，不久便将整个身子压在我上身，开始吻我，我感觉很难受，像被蛇缠着，想喊又喊不出声，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看着要不行了，忽然听到了你的叫声，才猛然惊醒，发现美女不见了，只有一堆白骨牢牢夹着我的身体，我挣脱白骨。翻身跑了出来。

听罢，我命令胡子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久，我们来到一个酒店，肚子也感到饿了，便停车吃饭，酒店人不多，静得出奇。菜上来后，我起身到洗手间，在那里我一眼看到一个人的骨架在小便！嘴里伸出一个血红的舌头！我魂飞魄散，冲出洗手间，拉起胡子就跑。

我们慌忙钻进车，驾着车子狂奔，这时飓风再起，车子在沙尘暴里挣扎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沙尘暴停了，我们跳下车子一看，四周一片荒凉，我们的车竟停在一个布满荒坟的乱石岗上……



有眼无珠

◎ 影手 ◎

文/幻海幽影

城市干道上的过街天桥，如同一个市场。无照摊位席地铺展，使原本就不宽阔的桥面变得愈加狭窄。

天桥两侧的楼梯上，每日都有一个乞丐镇守。他们形状各异，盘踞在楼梯中央，机械地磕头作揖，向往来的众生讨要钱财。

但他们得到最多的，是视而不见。

陆谦正快步通过这座天桥。

他赶着去约会。姑娘叫卉颜，是他通过“相亲网”认识的。他在网上对这个单纯甜美的女孩一见倾心，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打动了姑娘的芳心。今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凭着自己俊秀的外表和言语的花巧，陆谦通过“相亲网”同时和好几个姑娘保持着往来。他热衷于这种周旋在众多女孩之间的游戏——至于谈婚论嫁，并不在陆谦的思考范围之内。

但这个卉颜，让他有了一丝这样的打算。

这姑娘没谈过恋爱，纯得近乎白纸。人漂亮收入又好，确实是做老婆的好选择。

不过，陆谦并没有因此放弃“整片森林”的打算——即使谈婚论嫁，也不会影响自己的“秘密游戏”。

当他经过天桥楼梯的时候，一个佝偻的乞丐忽然支棱着两条断臂，拦住他的去路。

陆谦厌恶地皱皱眉，闪身躲避。他下意识地瞟了那乞丐一眼，发现他不但失去双手，眼睛里也是一片雪白，似乎是瞎的。

这双白色的眼睛，似乎正窥视着他心底里最阴晦的某种东西。

陆谦不由得更是厌恶。他避开乞丐的眼神，继续向前走去。

可身体刚刚越过乞丐的瞬间，陆谦感觉外套下摆被揪了一下。

陆谦不禁恼怒，暗想你个臭乞丐，竟然敢勾我的衣服！正想呵斥，却看见那乞丐盯着自己，喃喃道：“有眼无珠啊，有眼无珠啊……”似乎在形容自己的瞎眼，又好像在抱怨世人对他的忽视。

陆谦感到浑身发冷，赶忙避开乞丐的目光。可刚走出一步，就觉得自己又被从后面揪住了。陆谦心里一紧，回头想哀求乞丐不要再纠缠自己。

可令他不解的是，乞丐的双臂虽然向他微伸着，却完全没有碰到他的衣服。

但陆谦衣服的下摆明显是被什么紧紧地拽住，已经被拉直了。

陆谦不禁迷惑，目光在不经意间落到



地面。看到地上的影子里，分明有两只手正牢牢地抓着他的衣服。而那双“影手”正长在乞丐的断臂上。

乞丐竟然有两只看不见的手!

这时陆谦耳边又传来了那乞丐令人发怵的喃喃声：“有眼无珠啊，有眼无珠——”

围观

陆谦顿感背脊一片冰冷，奋力挣扎。但这双“影手”攥得很紧，他根本无法挣脱。陆谦的恐惧迅速膨胀——那双“影手”开始顺着衣襟向上摸抓。

陆谦想要摆脱那双无形的影手，“放开我，放开我！”

天桥上的行人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一个俊俏的男孩站在乞丐身边，用力揪扯自己的衣服，汗如雨下。

人越聚越多，很快把乞丐和陆谦围在了中间。

情急之下，他将外套脱了，扔到了地上。而“影手”又扯住了他的衬衫。

周围的人群满脸惊讶和好奇，活像在看一幕精彩的表演。不知何人忽然喝了一声好，立即引起了围观者的一阵哄笑。

乞丐赶紧将破碗伸向“观众”。

立刻有人掏钱扔到了破碗里，更多的人开始掏自己的钱包。

现在那无形的怪手已经在拉扯他的裤子了，陆谦只好伸手去解腰间的皮带。

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声，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大家都期待着陆谦当众脱掉裤子的精彩瞬间。

陆谦精神一振，裤子上的拉扯感顿时消失了。他茫然四顾，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的期待表情，忽地回忆起自己刚刚当众脱衣的举动，顿时被巨大的耻辱感包围。

没有看到期待中的精彩，人群发出一片失望的嘘声后渐渐散去。

陆谦呆立原地，又羞又恼，把怨恨的目光投向乞丐。

乞丐正满足地触摸自己碗里的钞票，露出心满意得的笑容。

陆谦真想上去狠揍乞丐一顿，但又对那双无形鬼手感到无比恐惧。最终，他飞快地捡起自己的衣服穿好，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天桥。

就在他绕开乞丐的一霎那，乞丐猛地抬起头，“你欠我的……”

地铁

陆谦拦下一辆出租车，不等车子停稳就钻了进去。

他一刻也不敢逗留，生怕那个诡异的乞丐再来纠缠自己。

汽车的收音机里播着轻快的音乐。一直萎坐在后座里的陆谦渐渐放松下来，对稍后约会的美好憧憬又重新占据了他的思绪。

车速忽然慢了下来——前面堵车了。

陆谦从车窗向外张望，希望堵车的时间不要太长。

但是拥堵一直持续着，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车子只向前挪了几米。

陆谦不停地看表，咂着嘴向前张望，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的地铁站。

陆谦立刻决定改乘地铁。

他付了车费，跳下了车直奔地铁站，把出租车留在拥堵的车流中。

他拨通了卉颜的电话，改约在地铁站

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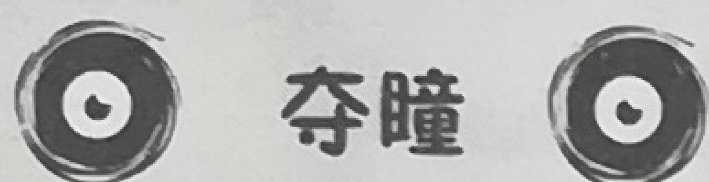
很快，两人就在地铁上碰了头。陆谦打算带卉颜去商业中心好好地玩上一天，就此把两人关系彻底落实。

车厢里并不拥挤，两人相邻着坐下。陆谦侧向卉颜，不时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甜言蜜语如泉涌一般脱口而出。

卉颜微笑着，陶醉在这片随车厢摇曳的甜蜜滋味里。

忽然，车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不停地闪烁。这种情况时常发生，谁也没有太在意，果然，两秒钟之后，灯光恢复了正常。

陆谦继续和卉颜热切地交谈着，而且就在刚刚灯光闪烁的时候，他们的手已经握在了一起，这让陆谦的心情更加振奋。他丝毫没有发觉，就在灯光亮起的时候，他身后不远处的车厢衔接处，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佝偻乞丐。



夺瞳

乞丐支棱着两截没有手的残臂，夹着一个破瓷缸子，一步一躬地向过道两边的人乞讨。

乞丐的两只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沌的白色。

乞丐很快摸索着接近了背向自己、还在起劲地和卉颜谈笑的陆谦。

卉颜先看到了那个乞丐，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倏然消退，转而浮现出怜悯的神情。

陆谦看到卉颜的变化，忙转身顺着卉颜的目光望去。

一望之下，陆谦一声惊叫，身体如弹簧般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这正是天桥上的那个乞丐！他怎么会在这儿？这悄无声息的“偶遇”让毫无准备的陆谦无比惊恐。他感觉心跳加速，浑身都在颤抖。

卉颜投来疑惑的目光，扯扯他的衣袖，问道：“你怎么了？”

陆谦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忙深吸一口气，令自己镇定下来。

他盯着面前的诡异乞丐，看到那双夹着破瓷缸子的断臂，颤声问道：“你……你想干什么？”

乞丐垂着头站在原地，托着缸子不停地鞠躬。

陆谦犹疑了一下，决定掏点儿钱把他打发走——他强烈感觉到，如果不给点儿钱的话，乞丐是不会离开的。陆谦实在不愿意和乞丐纠缠，他可不想在卉颜和一车乘客面前再出什么丑。

他立刻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一股脑地塞进了乞丐的缸子里。

乞丐盯着陆谦的眼睛，嘴角露出一丝诡笑，轻声说：“你留着也没用，不如给了我吧……”

说话间，陆谦的褐色瞳孔开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色。在他的视野里，正弥漫起浓厚的白色，就像浓重的迷雾，吞噬着车厢里的人和物，将他们统统阻隔在这片白色之外。

乞丐的眼睛里，忽然向下翻转出一双褐色的瞳孔！这双褐色的瞳孔和乞丐的眼眶是那么地不协调。

乞丐用这对瞳孔打量着面前失神的陆谦。片刻，缓缓地说：“这回，你不欠我的了……”

呆立的陆谦如蒙赦令，颓然坐回卉颜身边。

 追问 

卉颜一直愣愣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开始她被乞丐的白色眼睛所吓，之后又奇怪陆谦为何再三给乞丐钱财，直至穷尽。

待乞丐眼中现出那对瞳孔时，卉颜大吃一惊。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刚刚还在深情地凝望着自己的陆谦的双眼！

而陆谦坐回座位的时候，卉颜看到了他眼中的一片惨白。

霎时，卉颜明白了——这奇怪的乞丐夺走了陆谦的双瞳！

卉颜大惊失色，失声惊叫。这乞丐竟然能凭空将人的双眼夺走？

就在这时，车厢响起了报站的通知，地铁很快将进站停靠。

那乞丐转过身，开始向车门走去，似乎要随着人流下车。

卉颜望着乞丐的背影，又看看身边神智不清的陆谦，心里猛地升起一个念头：不能就这么让那个乞丐走掉，不能任陆谦自此成为一个盲人。

她看看周围，想向其他乘客寻求帮助。但是周围的乘客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刚才这里发生的一切。

列车已进入站台，乞丐很快就会下车。

不能再等了！卉颜猛然站起身，冲乞丐喊道："站住！把眼睛还给我的朋友！"

卉颜的喊声令车厢里的乘客都吓了一跳，纷纷投来探究的目光。





乞丐停下脚步，扭回了头。

卉颜惊讶地发现，乞丐的眼睛里又恢复了起初的一片白色，陆谦那褐色的双瞳不见了。

卉颜忙回头望向陆谦的双眼。

她看到的依旧是一片惨白。

这时，卉颜听到乞丐用那难听的哑嗓问道："你想要回他的眼睛？"

卉颜咽了口吐沫，迎着那双令人寒颤的眼睛，再次坚毅地说道："你把眼睛还给他！"

乞丐轻笑一下，轻描淡写地说："是他欠我的。"

卉颜喝道："胡说，他会欠你一个乞丐什么？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你怎么还要弄瞎人家的双眼！"

乞丐收敛起笑容，脸色变得阴沉可怖起来。他阴森森地问："你想要回的是哪双眼睛？"

随着乞丐的话语，车厢里的灯光忽然又闪烁起来。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卉颜看到了令她惊骇不已的景象。

乞丐的脸上，刹那间便生出了无数的眼睛。每一双眼睛都紧密相邻，密密麻麻，眼毛相互纠结着；每只眼睛里都不停眨动着大小各异、深浅不一的瞳仁；每个眼神中都流露出绝望和哀求的目光，仿佛在乞求着解放。这些剧烈闪动的眼睛，活像一群挤靠在一起长着长毛的虫子，在乞丐的脸上蠕动，令人作呕。

这恐怖的情景在乞丐的脸上只闪现了一瞬，就随着车厢的灯光一起恢复了正常。

但卉颜已经惊惧得瞠目结舌。

交换

地铁已开始减速进站。

乞丐说："或者，你可以用你的双眼来进行交换。你的双眼是这么的漂亮，甚至，我可以用所有人的眼睛和你交换，包括这个人的……"说着，乞丐的双眼中，又翻转出了陆谦那双褐色的眼瞳，注视着卉颜。

卉颜依然呆立着，没有反应。

乞丐笑笑，自语道："没有谁会自愿奉献的……"

说完，陆谦的眼瞳从乞丐的眼孔中消失了，他的双目又恢复成一片白色。

乞丐转过身，车门打开了。

卉颜颤声喊道："等等！我……愿意和你换!"

车门关闭，地铁缓缓启动。

乞丐并没有下车，反而被刚刚上车的乘客推到卉颜面前。他问道："你真的愿意换？他真的值得？"

"不只为他，也为所有人！"卉颜的声音坚决肯定。

乞丐沉吟了一下，说："好，多少要来的眼睛，也比不上一双主动奉献的善良女性的眼睛。我答应你，只要你把你的眼睛给了我，我马上归还这些眼睛。"

"你保证！"

"我发誓，如果不把眼睛还给他们，就让我饿死街头，沦为野狗果腹之物！"

卉颜紧咬着下嘴唇，沉默着。

这时，身后忽然响起陆谦的哀号："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陆谦已从迷离的意识中清醒过来，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这叫声深深触动了卉颜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终于，卉颜松开紧咬的嘴唇，缓慢但坚定地说："我的眼睛，是你的了！"

话音刚落，卉颜看到乞丐嘴角浮现出的那一丝诡异的笑容。

这是卉颜最后看到的图景。卉颜的视线里，开始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很快将这个缤纷世界隔绝在了混沌之外。

两行泪水，从卉颜变得纯白的眼睛里无声地流下。

地铁又进站了。

卉颜听到身后传来陆谦喜悦的声音："我又看到了，我又看到了，哈哈，我没瞎，我没瞎！"

接着，卉颜感到自己的双肩被人从前面抓住了。

惊变

陆谦来到卉颜的身前。他问道："那个乞丐呢？那个该死的乞丐呢？怎么不见了？"

显然，乞丐已经溜下车，失去了踪影。

卉颜还没来得及回答，又听见陆谦惊讶地问道："你……你的眼睛怎么了？怎么也变白了？"

卉颜此时百感交集。她强忍住想要放声大哭的冲动，挤出一丝微笑，轻声说："为了换回你的眼睛，我把眼睛给了那个乞丐。陆谦，你又能看到了是吗？"

说着，卉颜紧紧握住了陆谦的胳膊。现在，卉颜的身心，都将托付在这个人身上了。

"什么！你把眼睛给了那个乞丐？"

陆谦更加惊异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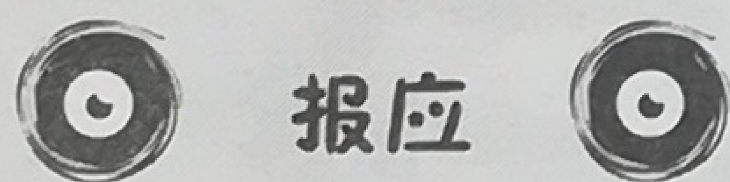
“这没什么，只要能换回你的眼睛，只要你会对我好，我即使瞎了，也不怕。”卉颜柔声说，身体向陆谦的胸膛靠过去，想要依偎在爱人的怀里。她觉得，这个对她说过那么多如铁誓言的男人，一定会紧紧地拥抱她，用最温暖的语言安慰她。

陆谦轻轻地推开了她。

卉颜感觉，那双握着自己肩膀的手，也收了回去。

接着，卉颜听到陆谦冷冷地说道：“我才不相信你会为我把你的眼睛给别人。是因为乞丐更想要你的眼睛，所以才放过我的吧！对不起，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能说你比较倒霉了。你最好报警吧。另外，我可不能和一个瞎子谈情说爱，我得走了，你保重。”

卉颜呆立在车厢里，身体僵硬，视线里依旧是一片空白。



报应

陆谦并没能下车。就在他准备踏出车厢的一刹那，却看到那个乞丐在站台上看着他，用的是卉颜的瞳孔！

陆谦本能地后退一步，车门在他面前缓缓闭合。那个乞丐怎么还在？陆谦的脑袋里一片混沌，紧紧闭上双眼。但是卉颜哀怨的双瞳仿佛烙铁一般印刻在他的脑海中，无论陆谦怎样转移思绪都无法使之消除。

列车开动了。陆谦小心地睁开眼睛，发现乞丐早已和站台一起不见了踪影，长舒一口气。回头看看卉颜，那可怜的女孩不知何时挪到了他的身后，一边四下摸索，一边小声呼唤着陆谦的名字，声带早已沙哑。

陆谦紧紧贴住车门，生怕被卉颜摸到。如果被这瞎女人缠上，自己的下半辈子就算毁了。

卉颜踉跄着脚步从陆谦身边经过，消失在车厢的尽头。

陆谦终于松了一口气，整理一下衣服，准备在下一站下车。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难道是卉颜？陆谦厌恶地皱皱眉，转身喝道：“你还有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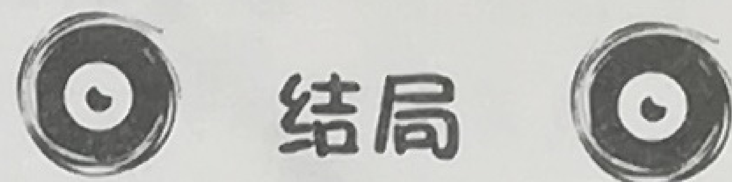
他看到了卉颜的瞳孔正恶狠狠地逼视着他！是那个乞丐！

陆谦如置身冰窖，手脚都不听使唤了。他开始死命地捶打车门，希望赶紧逃离这诡异的现实。但直到关节渗血，车门都纹丝未动。

身后传来乞丐的声音，“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

陆谦感觉一双无形的手猛地插进了自己的眼睛，生生拉扯着自己的眼球。他的视野变得殷红，紧接着陷入了一片黑暗。

车厢那边，卉颜的眼睛，忽然恢复正常了。



结局

若干年以后，卉颜在地铁站口看到了陆谦。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早已不复光彩。本该是眼睛的位置上，两个漆黑的大洞赫然在目。他摇晃着脑袋，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

实习编辑/绝望松鼠 llybluesky@126.com





顾冉冉

这是一桩失踪案，失踪的人叫许轻燃，五天前失踪，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S市，二院。

病房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病房里静得出奇，输液管微微地晃动着，似乎不堪周围的寂寞。屋里唯一的病床上，它的主人默然盯着自己的脚尖，任凭透明的液体顺着血管，流遍全身。

“你就是许轻燃的女朋友顾冉冉？”面对这个病弱的女孩，洛离的声音不由得低了许多。

“是……”那女孩轻轻地说，声音潜藏着忧伤，夹杂着焦虑。

“我叫洛离，警探，负责调查许轻燃失踪案。”

“洛离……”女孩重复道，不知在想

什么。

“那么，嗯，请问，你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说着，洛离掏出了随身的笔记本。

顾冉冉想了一下，道：“大概是五天前吧。他从学校过来看我，下午的时候才离开。”

“那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不正常？好像有那么一点。平时他过来都会陪着我说话，但是那天他很沉默，一直到下午走的时候也只说了很少几句。”女孩回忆道，“我很害怕，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他只是安慰我说没事。结果，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打电话给他的同学，但他们都说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所以，我……就报警了。”她紧紧地抓住雪白的床单，身体微微颤抖。

“那他在这儿有没有亲戚？会不会得罪什么人？”洛离继续问道。

“他没什么亲戚，人很老实应该不会得罪谁——不过我哥哥顾城和他关系很不好。前段时间俩人还吵了一架，但具体为什么就不知道了。”

“顾城……”洛离在心里念着这个名字，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离开医院的时候，洛离反复地琢磨着这个名字。顾城，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回警局的路上，出租车里播放着即时新闻，洛离漫不经心地听着。突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著名企业家顾承林被确诊患有晚期食道癌，病情已经恶化……”

司机听罢笑着说：“听说顾承林至少有上千万美元的资产呢，这下他的儿子可享福喽！上千万美元哪，想都不敢想的。”

“他的儿子？是不是叫顾城啊？”洛离问道。

“对啊！在A大念书，前些天报纸上还提到过呢。”司机说道。

“拐弯，去A大！”洛离立即说道。



顾城

A大地处郊区，环境怡人，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大学。

洛离下车直奔顾城的寝室。

“不在？去哪了？”好不容易爬到六楼，尽管体格健壮，但洛离还是累得气喘吁吁。这该死的楼竟然没有电梯，结果顾城还不在他的寝室。

“刚才他接了一个电话，说有个人找他，就出去了，听他说应该是去后面的仓库。”他的一个室友答道。

“仓库？在什么地方？”洛离记得学校的地图上并没有仓库的标志。

“我知道，我带你去！”一个男生自告奋勇道。

所谓仓库，实在是很恭维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一个较大储物间而已，外面的墙皮都已经剥落，铁门也已经生了锈，半掩着。看来这是一间已经废弃的储物间，只是还没有拆掉而已，但已经很少有人来了。

洛离看着门后透出的一抹昏暗，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轻轻拉开门，迎面是一排沉重的木质书架，屋子中的一切都落满了灰尘，两行脚印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书架的后面。洛离慢慢抽出手枪，绕过了书架。书架后面更加昏暗，堆满了破旧的实验器材和书籍，仓库里唯一的一扇窗子，此时正大开着，光线肆虐地从中涌入。

在仓库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人。是谁？

“顾城？”洛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握枪的手心全是汗水。

扑通！

没等洛离走过去，本来靠在墙上的那个人竟自己毫无生气地倒了下去。

洛离看到，他的胸口仍在不断地涌出鲜血，喷溅在黑色的刀柄上。前端的那一抹雪亮，早已割开了他胸口的层层血肉，贯穿了他的心脏。

“是，是，是顾城！！！”同来的男生一声惨叫。

片刻之后，仓库周围拉起了警戒线，闪烁的警灯映在学生们好奇的脸上。

从现场看，凶手是从后窗逃脱的。窗户后面就是不太高的围墙，而围墙之外，就是荒野了。

把一切交给鉴识人员处理之后，洛离开始询问那个带他来的男生。

“你还记得刚才来找顾城的人是谁吗？”洛离问道。

“好像……好像是……”那个男生努力回忆着，脸孔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明

显还没有从刚才恐怖的场面中回过神来，“好像是许轻燃吧，我也只看到了他的背影。”

“许轻燃？他不是顾城妹妹的男朋友吗？他们关系不是很糟么？”

“我倒是听说有那么一回事，但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你是听谁说的？”

“高岚！”



高岚

“你找我，是为了顾城和许轻燃的事吧。”洛离找到高岚的时候，高岚笑着说。虽然有些紧张，但那自信的神情却是很难掩饰住的。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是猜的，你信吗？”

“信。”

高岚听到这个字，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

“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前的事了，”高岚整理了一下思绪，“顾城当时在学校里很受重视，个性也很张扬。当然了，除了他本身的才能之外，更多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后来，学校有一个保送留学的名额，当时已经定下来要给顾城的，但就在一切都办妥之前，顾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错误？”洛离微微皱起了眉头。

“对，当时顾城正好考到了驾照，但是没几天就撞了人。因为出事的地点在郊区，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场。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他就别想保送出国了。所以顾城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为了让自己不受影响，他伪造了现场，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重要的目击证人。”

“你是说，他把这件事栽桩给了另一个人？”洛离有点吃惊。

“对，那个被栽桩的人，就是许轻燃！当然，许轻燃也是一个相当有心机的人。他不但找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凶手，还把顾城供了出来。这么一翻案，顾城的名声大大受损，而且在学校里影响也很坏。虽然他父亲顾承林把顾城给保释出来了，但还是丧失了留学的机会。尽管后来许轻燃和顾冉冉成了一对恋人，但顾城一直很讨厌他。而且，”高岚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你要不要听听看啊？”

看到高岚狡黠的神色，洛离不禁哑然。他从钱包中抽出三张百元大钞，塞给高岚。高岚见状，笑得更加灿烂，继续说道。

“几个月前，有一天，顾城带着朋友到我打工的酒吧里喝酒，还进行了秘密的交易。”

“交易？”

“对，当时我去洗手间洗脸，顾城也在里面，他进了一个单间，怀里好像还揣着一个公文夹。等他出来的时候怀里的公文夹不见了。过了一会和他一起来的那个人也进了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身上宽大的休闲装紧绷绷的，还稍稍下坠，好像装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你看清和他一起去的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吗？”

“嗯，那个人中等身材，大概有一米七五，国字脸，眼睛不大但是很突出，嘴唇比较厚，低头的时候能看见脖子后面有颗痣。噢，对了，他的鼻梁靠上的地方有

两个浅白色的印记，和脸上皮肤的颜色不一样。”

“好，我明白了。”洛离面不该色，随即收起纸笔，说道，“我还有一个疑问，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高岚愣了一下，笑着说：“你知道，只要留意身边的细节，这些就都可能换成钞票！”说着，他掏出怀中的钱，冲洛离挥舞着，鲜红，刺眼。

第二天早上，天气异常地坏，窗外的云如沉积的铅块，沉重，阴郁。过了一会，竟然下起了大雨，雨点打在窗户上，模糊了世界。只有远处的灯光还在茫然地闪烁着。可又有谁知道，那看似温馨的灯光之下，究竟又隐藏着什么呢？

六点的时候，警局给洛离打来了电话。

“喂？洛离吗？”

“是。”

“那个，昨天你让我们找的那个人，找到了，但是——”

“怎么了？”

“那个人，是本市二院的院长，昨晚刚刚被人杀了。”



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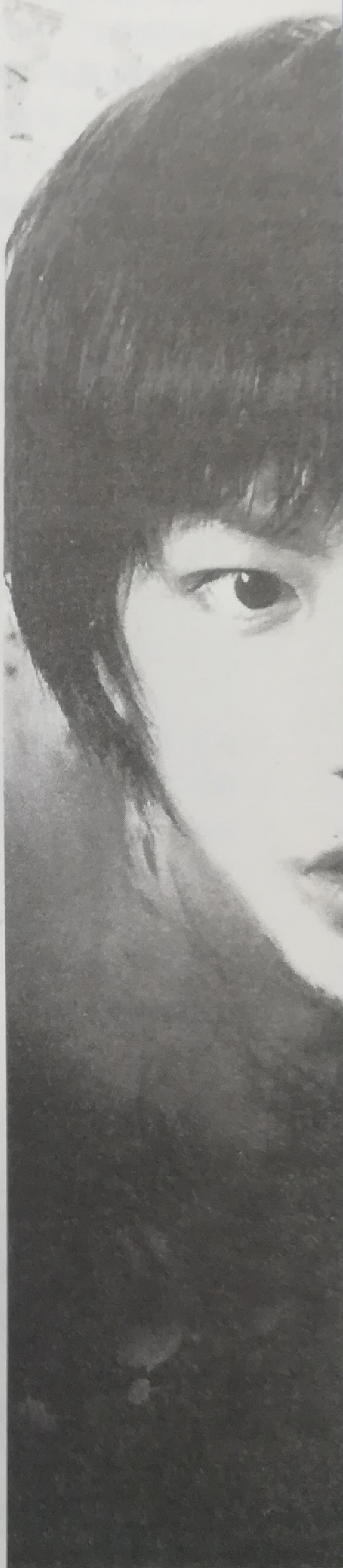
S市二院的院长住在一个条件一般的小区里。尽管房子外表看起来有些破旧，但内部装修还是很豪华，现在屋里凌乱不堪，各种书籍，杂物，散落在地板上，挣扎与搏斗的痕迹随处可见。院长的尸体就在卧室里。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洛离看到院长的尸体时，胃里还是一阵翻腾。院长整个人被一把匕首钉在了卧室的墙上，身上不下十处刀伤，显然都是搏斗中造成的。被割开的血肉胡乱翻卷出来，浑浊的血液溅满了雪白的墙壁，触目惊心。

洛离仔细检查了一下院长的尸体。中等身材，国字脸；因戴眼镜而导致的眼球突出；鼻梁上被镜架卡出的两块白色的印痕；脖子后有一颗痣。没错，如果高岚没说谎，那天与顾城进行交易的人就应该是院长了！

洛离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屋子，他在书架的角落里找到一把样式独特的钥匙。看着这把钥匙，洛离开始回忆这个屋子的每一个细节，但并没有发现没有什么类似保险柜的东西。当他打开衣柜，想寻找一些新的线索时，突然注意到衣柜的壁板上有一块不起眼的凸起。敲击之下，那片壁板发出“空空”的响声。里面是空的！

洛离小心地在四周摸索了一下，发现了一个不规则的钥匙孔。钥匙顺利地插了进去，轻轻地一旋，原本吻合的



木质墙壁裂开了一道缝隙。这是一个小型的保险箱。

保险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存折和一叠文件。

整整五十万人民币！洛离翻看存折的时候，看到了整整五十万人民币的存入记录。他看了一眼存入时间，是在十个月之前一次性存入的。十个月以前？

而那一叠文件，记录的则是一个病人的具体资料及具体病情。洛离看到名字那一栏里，填着三个字。

瞬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意外

S市二院。

“请问一下，302病房的患者病情怎么样？”洛离拦住查房的护士。

“这个……302病房……”护士有些迟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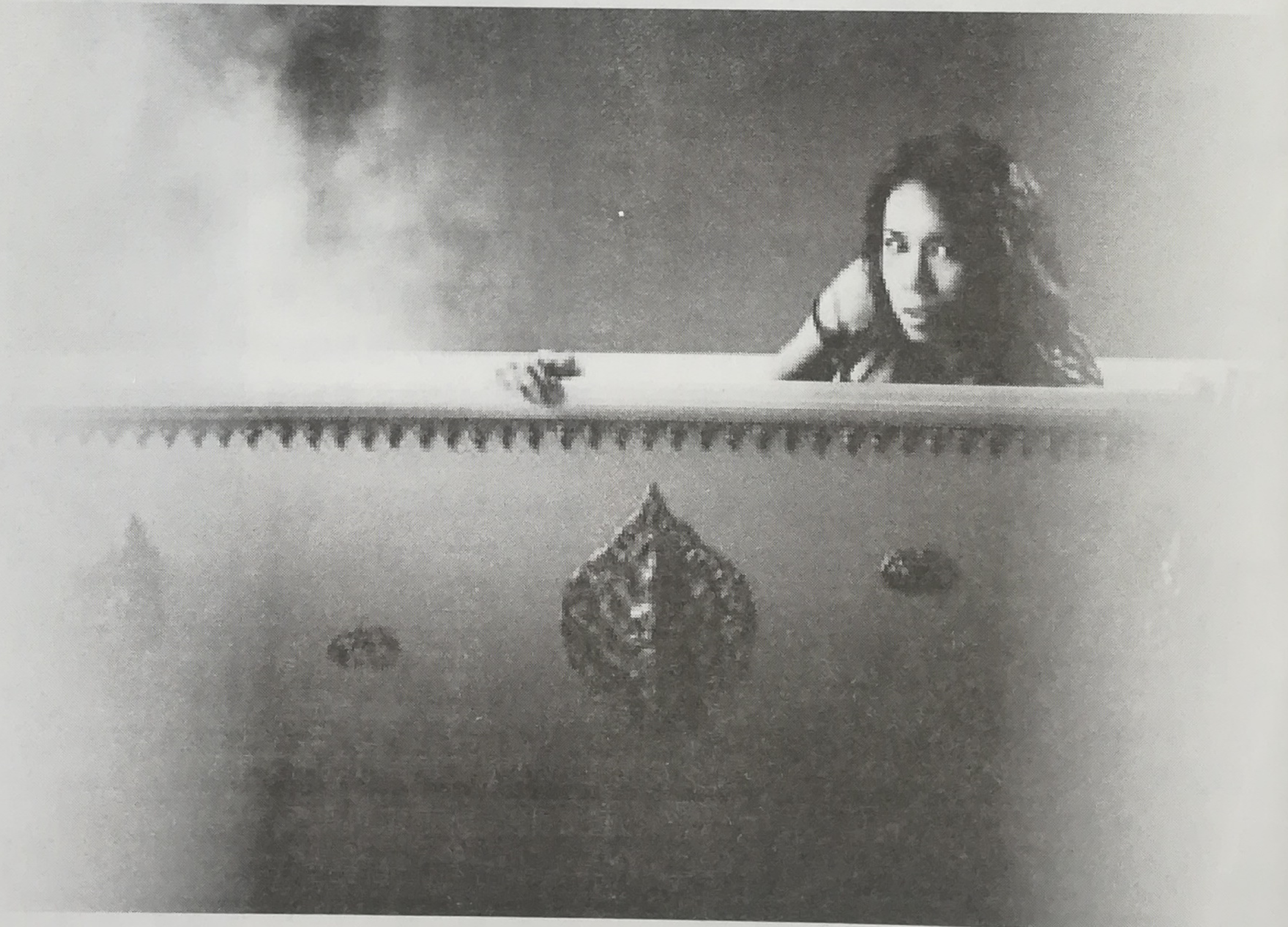
“怎么了？”

“院长特别嘱咐过我们，不要随便透漏病人的隐私。除非你是病人的亲属，否则——”这个护士显然还不知道院长遇害的消息。

洛离听罢，掏出怀中的警官证，对着护士晃了一晃。护士见来者不善，知趣地把手中的病例递了过去。洛离仔细地看着，眉头逐渐舒展开了。

正当洛离要把病历还给护士的时候，走廊里突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护士推着一辆推车向着手术室飞奔而去。洛离在推车上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

那是——顾冉冉！



秒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洛离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表情很复杂。他心中无数的想法和假设交织在一起，使他不能自已。

突然，洛离的目光捕捉到了什么。是许轻燃！他正站在手术室的窗外惊恐地看着自己。等洛离追出去的时候他早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中了。

回到医院，顾冉冉已经脱离了危险，主刀医生擦了擦头上的汗，对洛离说道：

“告诉患者的家人，病人已经抢救过来了。”

听到顾冉冉没事，洛离长出一口气。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许轻燃了。

第二天一早，洛离刚刚赶到警局就听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

许轻燃自杀了。

从十六层的大厦上跳了下来，身上的骨头全部折断，四肢扭曲成诡异的角度，血肉模糊。

两天之后，警局正式宣布结案：凶手许轻燃畏罪自杀。

一周后，许轻燃的葬礼。

那天有雨，洛离坐车来到墓地，刚一下车就撞见了高岚。高岚一脸的沉重，站在一座墓碑前，看到洛离正望着他，便向洛离这边走来。

“你怎么来了？”洛离问道。

“我去墓地看一个人，正好要路过这边，就顺便来看看。”

“看谁啊？”

“我女朋友。”

“女朋友？”顺着高岚的目光，洛离看见了墓碑上的那个女孩儿，笑得很甜。那么年轻，那么阳光，忽然之间，他一阵心酸。

葬礼结束以后，洛离问顾冉冉。

“你怪许轻燃吗？”

“我，不知道……”

一切貌似有了一个结局。



凶手

许多天以后，洛离再一次翻阅顾城的案卷，忽然发现，中间夹着一张照片。一个女孩儿，笑得很甜。那么年轻，那么阳光。洛离恍然大悟。

在一座摩天大厦的楼顶，高岚和洛离相对而立，风浅浅的吹起衣角。

相视，只有嘴角微微浮现出优美的弧度。

“你知道了吗？”高岚问。

“我猜到了结尾的部分。”

“那么，开始的部分，就由我来说吧。”高岚叹了口气，坐在一边的楼沿上，“那是一年前了。顾城的父亲被诊断患有食道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顾城很激动。为了防止顾承林的病情好转，他偷偷买通了市二院的院长，给顾承林服用致癌药物。那天，我偶然偷听了他和院长的通话，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伪装成那个酒吧的服务生。结果我真的看到了他们的交易。”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眼睛也慢慢合上，仿佛在重温那时的情景。

“你没看到，当他知道自己将会到国外留学时的那副表情，哈哈。”他笑起来，眼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那样会影响遗产的继承呢。所以他制造了一场车祸，撞死一个人，尽管许轻燃是顾冉冉的男朋友，但他还是假装害怕而把这件事栽赃给许轻燃，并留下明显的证据，保证警察和许轻燃会发现是自己做的。然后呢，

就是自己被逮捕后再由他父亲将他保释出来了。而他正因为此事，不能到国外留学，从而不会影响到遗产的继承。多巧妙的布局啊，连我都自愧不如呢。”高岚笑道。

“然后顾城又拜托院长使顾冉冉的病情恶化，这样，顾家的财产就全是他的了。不过可惜，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许轻燃，那家伙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害死？所以，他决定杀掉他们。”

“许轻燃去杀顾城的时候，顾城已经被你用电话叫到了仓库，于是他就到仓库找顾城。”洛离走到高岚身边，慢慢坐下。他低头看着脚下的车流，继续说道，“但许轻燃没想到，他到的时候顾城已经被你杀了，你知道许轻燃一定会来，所以留在那等许轻燃。许轻燃看到顾城死了，自然高兴。并告诉你他的下一步计划。他成功地杀掉院长后，想见顾冉冉一面，于是他偷偷去了医院，但不巧被我发现，情急之下他匆匆地跑掉了。

“因为他误认为顾冉冉已经死了，又怕回到医院被警察逮到，所以就在一座楼顶上约你见面，想让你帮他逃走。但他没想到你会把他从楼顶上推下去。为了让自己彻底失去嫌疑，你甚至扮演了一个线人的角色，尽可能地配合警方。不得不承认，你做得几乎天衣无缝。”洛离的语气中多了些赞赏。



尾声

“那，怎么会猜到我呢？你不知道我的杀人动机。”高岚冷笑了一声。

“还记得许轻燃的葬礼吗？你说你要去祭拜一个人，我问你祭拜谁，你说是你的女朋友。回去之后我查阅了一下顾城的案卷，发现了你女朋友的照片。你女朋友死于一年前的一场车祸，肇事者就是顾城，想必你恨死他了吧。而在仓库里，我看到了两行脚印，其中一行是顾城的，一行是另一个人的，但事后我又发现窗台上还有一个脚印，许轻燃跳楼后我拿他的鞋底对比了一下，窗台上的脚印与许轻燃的鞋底一模一样。显然许轻燃是从窗台进入仓库的。那另一行脚印是谁的呢？”

“后来你就发现是我的？”

“对。”

“不得不说，能分析出这些，你很聪明。”高岚叹道。

“也许吧——但是，你知道吗？”洛离的语气突然变得忧伤。

“嗯？”高岚愣了一下。

“五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小我两岁的弟弟被父亲带走，连姓名也改了。之后一直没有联系。很久以后母亲才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弟弟，叫做，许轻燃。”洛离轻声说。

冰冷无情的的枪口，就抵在高岚的额上。

高岚收起脸上的笑意，仅剩下惊愕，随后转为平静。他闭上眼睛，轻叹了口气。脸上满是释然。

“那，你杀了我吧。”

手指轻轻扣在扳机上，洛离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的身子有些颤抖。手心微微渗出了汗珠。

良久。

洛离同样轻叹一口气，他放下枪，掏出手铐递给高岚。“自己，戴上吧。”

实习编辑/绝望松鼠 llybluesky@126.com



两面镜子

文/狐狸猫

新房客

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好房子必然房租高，房租低的必然是坏房子，可是事物也有例外，如果有一间不错的房子，房租却低得离谱，你敢租吗？

凌青犹豫了一下，自己刚刚失业，正是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时候，他不能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凌青的思绪还沉浸在失业的苦恼之中，无暇仔细思考房屋中介的话，他坚定地回答：“我租！”

搬来这间阁楼的第一天，凌青简单地做了打扫工作。他把正对着门口的梳妆台拆了开来，镜子被他挂在了墙上，至于下面装满了化妆品的桌子则被他移到了阳台上。凌青不能允许自己的房间里有这么女性化的东西，但是镜子还是生活必需的。而且，这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的一面镜子。

忙了几个小时后，凌青到厨房下面。对于失业的单身汉凌青来说，泡面要比女友实惠得多。伴随着水烧开的声音，凌青听到了一声叹息声，就在耳边！前两秒，凌青还以为这声叹息是自己发出来的，毕竟目前的现状让他压抑得很。可是两秒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并没有叹气，而且，这叹气的声音更像个女人的声音！

“谁？”凌青警觉地望着四周，然而什么都没发现。难道是隔壁的声音？

独居的人有没有想过，在你看来是只有自己的那间房子里，也许不只你一个人！

凌青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是好几年前看过的一个鬼片里面的台词，这句台词在这个时候伴着凌青的恐惧感火上浇油地冒了出来。

凌青走出了厨房，这间一居室的房子里马上充斥了诡异的气氛。他马上联想到了房屋中介的话，才想起来应该仔细问问房租低的原因才对。

凌青关上电磁炉，关上家里所有的电器，仔细聆听，结果，被他听到了与自己喘息声音不同步的女人的呼吸声！

凌青抠了抠耳朵，继续聆听，那声音又不见了。难道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这一晚，凌青睡得很不踏实，他总是感觉这间屋子里不只他一个人，也可以说，“人”只有他一个，另一个不明身份。

第二天一大早，凌青打算去找房屋中介问个清楚，可是刚刚起床叠被，他就愣住了。枕头上怎么会有红色的印记？凌青急忙跑到镜子前观察自己，没有流血啊。他又抓起那块枕巾闻了闻，似乎还有香水的味道！那红色的印记，更像是口红！

凌青心里毛毛的，丢下枕巾便向中介公司跑去。

旧房客

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世界上每一秒钟都会有人死掉，死亡的痕迹遍布这个世界，也许前一秒你就和死亡的地点擦身而过，你脚下的土地就有历史上哪个无名小卒的尸骨。死亡的基数很大，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是死在外面？大部分人都是死在屋子里的，所以死过人的屋子太多太多，总不能全都扒掉不要，所以你住进了其中一间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房屋中介的回答让凌青说不出反驳的话，他沮丧地走回家。如果现在不住，那么三个月的房租根本别想拿回来，失业的他不能因为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就轻易放弃那三个月的房租，他只能硬着头皮住下去。

凌青正在开自己房门的时候，碰巧邻居也在开自家房门。

“你知道这里之前住的女孩是怎么死的吗？”好奇心驱使凌青问邻居。

“唉！”邻居女人叹了口气，“之前住在这的女孩叫程岩，刚开始住进来的时候，她男朋友还总是来找他，后来就变成她天天跟踪男朋友，她男朋友嫌她总是粘



着她，说是要一点个人空间，可是谁想到原来是因为程岩整天跟着他影响了他追别的女孩。程岩得知了男友的背叛后就在房间里自杀了！”

凌青僵硬地点点头，他一向对这种感情问题没什么感觉。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想象着程岩是死在这件房子的哪个角落里。难道是床上？

又到了晚上，电视里正在播放台湾的叫喊剧，“不要离开我！”演员们敬业地叫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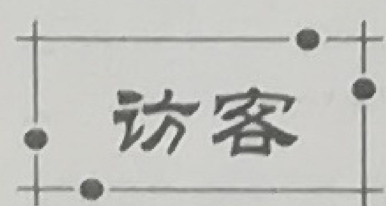
“不要离开我！”好似回音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发自电视，一个是发自凌青的周围。凌青急忙关上电视，紧接着的是小声地抽泣，她断断续续地感叹着：“为什么要抛下我，我想和你在一起。”

凌青强迫自己相信，这只是隔壁的电视声音，这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了。

第二天一大早，凌青叠被的时候，新换的枕巾上依然有口红的印记和香水的味道。

凌青望着眼前的枕巾，想到了阳台上梳妆台里的那些化妆品，他找出来比对了一下，没错，口红的颜色很像，香水的味道相似。

难道，自己一直与鬼同眠？！



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地自我暗示而已！人就是这样，有了点蛛丝马迹就要和想象挂钩，人的恐惧感是个无底洞，但是就是有人愿意和想象出来的鬼魂作伴，一起开采这个无底洞。

凌青把好友请来家里做客可不是为了听他讲这番大道理的，他必须得找到一个倾诉者、探讨者，最好这个人能证明到底是这个世界上有鬼，还是凌青的心里有鬼，或者凌青该去看看医生了。

“有口红和香水？”小郑兴奋了起来，“是不是你小子以前做的好事，到现在才发现啊。”

“怎么可能？我的枕巾一向都是干干净净的！”凌青对好友不认真的态度有些不满，毕竟不是他的事情，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没有长头发？口红、香水、长头发是女人的三大要素啊，”小郑想了想，“不过就算有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这里以前住过一个女孩。所以说，你这口红和香水也不能证明什么，一定是你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沾上去的。”

晚上十点的时候，小郑和凌青一起静静坐着等待那声音三个多小时了，最后小郑实在坐不住了，“我说哥们，还是明天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耳朵吧。”

凌青点点头，望着小郑要离去的身影，他又有些怕了，“你要走吗？今晚就在这住下吧。”

小郑扑哧一笑，“你刚才的样子像个胆小的女生在挽留自己男朋友一样，哈哈哈！”

“哼！”

凌青听到了掺杂在小郑笑声中的那一声女人的冷笑。

“你听到了吗？”虽然声音很小很小，但是凌青就是听见了，多希望小郑也能听得见。

“听见什么啊？”小郑穿上鞋，站在门口，冲着对面的镜子捋了捋头发，“对了，哥们，你不至于怕到正常生活都受影响了吧，几天没刮胡子了。像你这样不修

边幅，别说女孩子，女鬼也懒得理你！”

一句“女鬼”说得凌青浑身直冒冷汗，这个不够意思的小郑就这样走了。

凌青在原地站了会，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于是来到了镜子前打量自己。最近这两天脸上的胡子的确有泛滥的架势，而且似乎在扩张领土般。凌青急忙掏出刮胡刀，一边刮一边回想着自己最近有没有吃错什么激素类的药。

天色暗了下来，屋子里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凌青似乎又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好像是在忍受什么痛苦一样的呻吟声音。凌青的手开始颤抖，突然一个不小心，下巴被刮破了，他急忙用面纸去擦。

有点疼，凌青不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与脸上的胡须特征相反，他这一声吸气的声音倒有点像女人。

第一面镜子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另一个人，不是说你的心上人，而是说另一个自己，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自己，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重人格，只不过大部分人把那个人隐藏得很好，只有一小部分人控制不了心里的那个自己。其实人们所谓的鬼不过就是内心里的另一个自己罢了。兄弟，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患上了双重人格，你这是一种病啊！

凌青使劲地踹了一脚小郑，“有没有正经的？是哥们你今天晚上就给我老老实实呆在这别走！”

小郑举手投降，“遵命！”

这晚，小郑躺在凌青的床上，而凌青则是打了地铺，他倒要看看是小郑的枕巾还是自己的枕巾会染上口红和香水。

就这样静静躺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要有点天亮的意思了。那个女人的声音并没有出现过。

“难道真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凌青开始相信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了。

“相信我吧，不是耳朵，是双重人格！”小郑一边戏谑一边起床，“我得走了，天亮之前回家，不然老妈发现我一夜未归我就惨了。”

凌青点点头，去卫生间洗了把脸，然后来到门对面的镜子前，镜子里是满脸胡须的自己，还有后面正在穿鞋的小郑。

“我是得去看看医生了，这一脸的胡子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

小郑哈哈地笑着，突然，笑声戛然而止了，诡异的安静又回来。

凌青从镜子里看到了小郑那张铁青的脸，呆滞又惊恐的眼神直直盯着自己的方向。

“怎么了？”凌青回头，不好的预感像火苗遇见了汽油一样燃烧起来。

小郑紧盯着镜子，嘴巴抽搐着说不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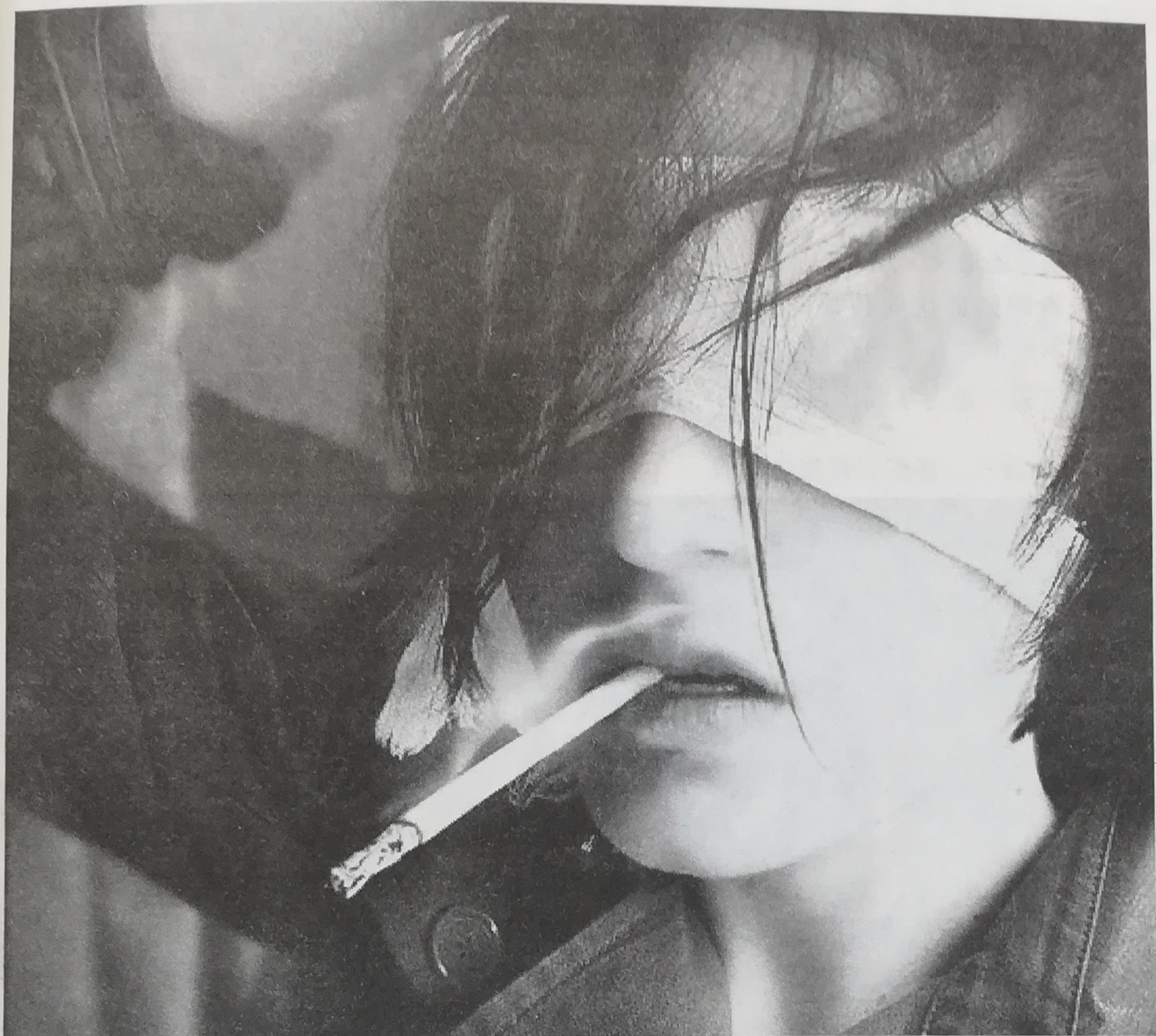
“没事吧？”凌青向小郑走去。

“我没事！”小郑疯了一般地逃出门去。凌青听到小郑摔倒的声音，那声音显示他摔得不轻，但是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镜子！凌青意识到了，刚刚小郑就是看到了镜子才发作的！凌青慢慢移动回到镜子前，先是眯着眼，然后完全睁开了眼，没有啊，除了那个胡子疯长的自己，什么也没有。

难道自己类似“野人”的样子吓到了小郑？不能啊。

难道有鬼，在镜子里？也许吧，爱美



的女人死后也会栖息在镜子里吧。

凌青站在镜子前发呆了几分钟，然后走回床边准备收拾行李，他看见床上的枕巾上面干干净净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可是当他看到了自己地铺上的枕巾的时候，那口气差点憋在胸口要了他的命，这个女鬼，一定要和他同床共枕吗？

第二面镜子

镜子有什么功用？女人用它来臭美，男人用它正仪表，臭美的男人还是用它来臭美。镜子，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无法亲自看见的东西。也许有些东西，只有别人看得到，自己永远不能亲眼看不到，于是便有了镜子。可是，有了镜子就全能看到了吗？有时候也看不到所有。我邮给你的这面镜子是照妖镜，你拿着它在你的房间里寻找，你就会看到平时你看不到的东西了。

凌青放下小郑寄给他的信，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和信一起邮过来的包裹，里面真的是照妖镜吗？凌青的眼前是一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镜子了，甚至上面还贴着超市的标签，20元。凌青有种感觉，自己被小郑耍了，这家伙就是爱开玩笑，也许前

天他那副见鬼的模样也只是一个过分的玩笑罢了。

凌青把镜子丢在一旁，开始大把大把地吃药。他今天去了医院，检查了耳朵，也和医生探讨了胡须问题，虽然没什么结果，但是药还是没少开。

凌青明知道这些药都是些无关紧要可吃可不吃的东西，但还是按照剂量的两倍服了下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需要吧。

“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你到底在哪里？”凌青原地转圈，随时准备着面前浮现出一个女鬼。

突然，凌青看到了被他丢在一旁的镜子，那把小郑寄给他的“照妖镜”，索性赌一把吧。凌青拿起镜子，开始在不到30坪的小屋里到处搜索。

凌青把镜子调整到和自己大约60°角的角度，然后斜着眼睛望着镜子里的景象。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他从起居室走



“嘻嘻嘻……”凌青听到了女人的窃笑声。

凌青感到自己紧绷的神经终于断裂，他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忍受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药吃得多了，凌青愤怒了，他发疯一样在家里乱转，大喊：“你出来啊，我知道你是程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啊！”声音就在耳边，又寒意逼人，带着诡异的憧憬，“你摆脱不掉我的，我们马上就会永远在一起了。”

到厨房，又从厨房走到卫生间，又去了阳台，一切都正常。凌青决定再重新走一遍，他回到了门口，准备按照刚才的顺序再走一遍。

凌青慢慢移动着，霎时间，漆黑的背景下，一对猩红色的眼睛从镜子里闪过。

凌青浑身都僵住了，他努力调整呼吸，稳住自己快要瘫软的身体，往后退了两步，镜子里又出现了那双眼睛！

凌青迅速回头，眼前是那面家里唯一的镜子，镜子里是自己遍布胡须的脸。凌青意识到了，他终于明白了可怕到不能

再可怕的真相！他缓缓转过头望向手中的镜子，镜子里是身后的那面墙上的镜子，墙上的镜子里是自己后脑勺，他乌黑的头发上镶嵌着两颗猩红色的眼睛，眼睛的下面一张嘴的形状逐渐显现出来，她在笑，笑得无比满足，然后嘴唇微张发出了声音，“亲爱的，这样你就永远无法甩掉我了。”

凌青整个脑袋木然了，一想到女鬼长期以来一直和自己共用一个身体和脑袋，他恨不得用双手去毁掉自己脑后的那张脸，可是又不敢碰触，怎么办？

女鬼还在对凌青“一吐真情”，他却什么都听不到了，“我不是你男朋友，程岩，我不是你男朋友！”

凌青发疯一样的大叫声突然停止了，面部突来的疼痛感让凌青跪在地上呻吟，每个毛孔里面都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涌动，好像幼苗要破土而出一样势不可挡。

“亲爱的，你不是说过最喜欢我的长发吗？”女鬼的话音刚落，凌青便满眼的黑色。他的脸不再是他的脸，而是程岩的后脑勺。

局外人

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逃避、否认甚至是真的忘记并不代表没发生过。人必须要对自己做过的错事买单，因为就算你逃得过内心的谴责也逃不掉命运的惩罚。

凌青坐在窦萌家的沙发上，一副长辈的姿态和口吻。

这番兴师问罪的话让窦萌心里不痛快，但还不得不对这个满脸青色胡茬的长辈保持恭敬，没办法，谁叫他是他现任女友董虹的表哥呢。表哥突然造访一定是想亲自把关，他必须好好表现。

“说说你的恋爱史吧，在董虹之前，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凌青这个冒牌表哥此行的目的有些自私，但是没办法，为了解救自己这个无辜的人，只能牺牲眼前这个负心的人了。

窦萌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天地良心啊表哥，董虹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只爱她一个人！”

窦萌的话音还没落，一阵饱含怨恨的尖利叫喊声传来，惊得窦萌交错的双脚一边打结一边后退。

凌青听到那尖叫声从自己耳边渐渐远去，他抬起头，窦萌身后镜子里的景象让凌青终于安下心来。

窦萌怔在原地，嘴巴微张，满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显然他被那熟悉的声音震慑到了，凌青知道他现在的恐惧绝不亚于前几天的自己。

凌青从背包里掏出一面镜子放在茶几上，“程岩很想你，如果你想见她，用这面镜子吧，她就在这间屋子里等着和你团聚。”

凌青走到门口的时候，窦萌才反应过来，他冲过来一把抓住凌青的衣领，脖子上青筋暴露，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到底是谁？”

“我？”凌青无奈得很，“其实我只是个局外人。”现在局外人的任务完成了，他这个配角终于可以谢幕。

挣脱了窦萌之后，凌青关上大门，感叹着自己这个倒霉的局外人，好不容易澄清了自己不是程岩的男友，却又必须充当中间人帮她找到有负于她的男友。

走到楼下的凌青抬头仰望窦萌的窗

户，如今摆脱了程岩的他还是感觉不到轻松，反而被无尽的愧疚侵蚀。因为他知道那间屋子里将会上演一幕幕可怕的悲剧，他为了自保，居然把窦萌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可是没办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况窦萌是罪有应得。

这一晚，凌青用墙上和手里的镜子观察自己的后脑足足看了五分钟，终于安心躺下。但他知道，在另一个房子里，一段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正在惊悚地上演，一对只能在镜子里看见对方的情侣终于团聚。

局中人

知道吗？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用两面镜子照自己的身后，谁知道我的背后是不是藏着一个鬼呢？做过亏心事的人都不敢看。我现在明白了，要想看清楚别人，难，要想审视清楚自己，更难。一面镜子看的是表面，两面镜子看的才立体。

小郑一瘸一拐地从凌青家的冰箱里扫荡出几块鸡腿，一边吃一边不忘高谈阔论。好不容易凌青摆脱了难缠的程岩，小郑那因为之前的逃离摔伤的腿也好些了，两人又聚在了凌青家，只不过三个月的租期已过，凌青搬到了别处，开始了新生活。

“你有第二面镜子吗？”

小郑和凌青一起回答，“有啊！”

小郑接着说，“我不是刚说过？我不敢用两面镜子看，我做过亏心事，去年捡了个手机，没还给失主，直接丢掉卡到二手市场卖了300块钱。”

凌青的头皮发麻，小郑那算什么亏心事啊，他心里那件事才更要命，前几天他听说窦萌跳楼自杀了！

“不是你问的我有没有第二面镜子吗？”久违的预感蔓延到凌青心头，引起一阵颤栗。

小郑手里的鸡腿掉在桌子上，“哥们，别开玩笑啊，明明是你问的。”

凌青的脸木在那里，空洞的眼神让小郑有所领悟，他慢慢绕到凌青背后看清楚了一切。

“再见。”阴冷的声音下了逐客令。

“哦，”小郑故作平静地直接走到门口，深怕自己惹恼了他，“那我先走了。”

“不要，小郑，你不能见死不救！别走！”被恐惧咬噬得体无完肤的凌青奔向门口，想要留住他的救命稻草。

小郑吓得鞋都没穿就瘸着腿跑掉了。

凌青知道他不用跑，跑到哪里都躲不掉粘在身后的鬼。

“表哥，你最近过得不错吧，我替你承受了那么多痛苦，被你害得好惨。”窦萌恶狠狠、阴森森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他也变成了怨鬼，是凌青把死亡送到窦萌面前的，他不再是个局外人，他是新一轮的局中人。

凌青本来想窦萌是罪有应得，可是移情别恋的罪至死吗？恐怕他凌青的自私比窦萌的负心更加罪孽深重。还有小郑，见死不救！小郑更该得到报应，他两次三番置朋友的安危不顾，只想着自保，不顾义气地逃跑，算什么铁哥们！

凌青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只是在想：小郑这回做的亏心事真的是够格了，今晚不是诀别，他们会在第二面镜子里再见的。

编辑/苏繁烟



水下

文/王迪

一　提议

碧水蓝天，天色好得很，偶尔有几只叫不出名的大鸟从湖面略过。

钱豪和孙挚一边聊，一边划着小船。

陆小芳兴奋地用数码相机左拍一下，右拍一下，笑开了花。

船上的三人是大学同学，暑期末尾，二人受钱豪之约来静湖游玩。

钱豪讲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大都跟静湖有关，捞鱼，抓虾，这里是另一个畅快的世界。

陆小芳最先坐不住了，“我想下水。”

孙挚也有些跃跃欲试，但是他自知水性不好，“我不下去，我要留在船上。”

钱豪说：“我听老人说，异乡人在此下水，要先往水里扔钱，确保水鬼不会盯上你。”

陆小芳哆嗦了一下，“扯淡！”

“以前真的淹死过人，还是一个下水救人的大学生。”

如果陆小芳知道得和作者一样多，她一定不会下水。

可是她正在脱掉皮鞋。

钱豪除去了衣服，他陪陆小芳下水。

孙挚看到湖面上冒出了几个气泡，“钱豪，这是怎么回事儿？”

钱豪说：“湖底被淤泥覆盖的有机物分解释放出的沼气，也可能是鱼。”

孙挚觉得那不是鱼，水里兴许有别的东西。

陆小芳准备好了，钱豪说：“我先下，你跟着我。”说完，扑通一声钻进了水里——这是水性极好的人。

陆小芳回头安慰孙挚：“别怕啊，一会姐姐给你捉个人鱼公主。”

她说话的时候，身体在水里，双手把着船帮。她发现船身上有个符号，用红色油漆弄的：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好像是缺了一笔的“正”字儿。全身入水的一刹那，她抬头看了看，孙挚正低头着她，看不清他的五官，只有模糊的轮廓……

续文“祭奠”版，下接 36 页；
续文“颤栗”版，下接 38 页；
续文“良心”版，下接 39 页。

祭奠版

水下

续文/王秋声

上接第35页

二 恐怖的睡莲

陆小芳手臂张开，做出仰泳的姿势。小时候，她曾经学过游泳，虽然技术不怎么过关，应付一般的游泳池还是绰绰有余的。

清冽的湖水覆盖在陆小芳的眼睛上方，潮湿柔和的触觉包围着她的身体，使她在酣畅淋漓地舒展四肢之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她马上意识到，身下的湖水深不可测，无论她怎么努力，也触不到湖底。幸亏钱豪活动在她周围三米的范围内，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

不知不觉中，她和钱豪越游越远。

孙挚笨拙地划着浆，忐忑地跟上来。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紧张。

突然，陆小芳像是发现了什么，用手一指："那是什么？"

钱豪顺着她的手指看了看，"那是睡莲。"

"好美呀！"陆小芳情不自禁地赞叹着，"我要靠近看一看。"

"还是不要去了吧！那边是深水区。"

"就你惜命！"陆小芳脸上露出不悦。

钱豪没办法，只好伴着她往那一大片的睡莲所在地游去。

陆小芳支撑着游到目的地，眼睛顿时亮起来——白色的睡莲花瓣铺展在水面上，说不出的优雅，还有淡淡的神秘。

此时，待在后面的孙挚皱起了眉。

孙挚又看见了那种怪异的气泡，它们正迅速地从船底穿过，然后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向睡莲所在的方向疾驰。

孙挚突然意识到，一定有事要发生！他想起了钱豪所说的水鬼和淹死大学生的事儿。

那串气泡已经移动到睡莲附近，下一秒，就要接近陆小芳的后背了。

这时，陆小芳惨叫一声！

三 少了一个

她在水面上仓促地扑腾了一下，突然无影无踪。随即，一股密集的黑色漩涡瞬间消失。

钱豪注视着空空的水面，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

孙挚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声音因为颤抖而显得异常凄厉。

钱豪像是刚刚回过神来，硬生生地打了个激灵，马上朝陆小芳消失的地方扑去。

三秒钟……五秒钟……十秒钟……

半分钟都要过去了，钱豪始终没有出现。

孙挚拼命划着桨，在船上喊着：“来人啊！”

“哗”，一股水花冲天而起。隐隐约约中，有一道硕大的黑影蹿出水面。

孙挚看得清清楚楚，脸色苍白的钱豪的身后，紧跟着一只黑色的手腕。

钱豪不顾一切地朝小船狂扑，竭尽全力地挣扎着。

看到这里，孙挚忍不住了。他决定下水，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怪物”吞噬。

“扑通”一声，孙挚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等他的身体接触到凉飕飕的湖水时，他才突然想起自己根本不会游泳。

陆小芳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冰凉的河岸上。

第一眼，她就看见了钱豪忧心忡忡的目光，“这是怎么回事？”

钱豪说：“你在看睡莲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睡莲？”她努力回忆着，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她用胳膊肘撑着地面，艰难地往四周看了看，“孙挚呢？”

钱豪没有搭话。

“他到底怎么了？”

钱豪痛苦地摇了摇头。

四 报恩

三天后，钱豪送走了惊魂甫定的陆小芳。

钱豪又路过了当天的事发现场，他在那里伫立了很久，像是在缅怀，像是在忏悔。

一个老女人慢慢走近，在他的背后停了下来。

“已经是第五个了。”他自言自语。

“是啊，一切都该结束了。”老女人轻轻叹息。

“十年前那个淹死的大学生，终于可以收手了。可他为什么要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家船上出的事儿。而且，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钱豪感觉到自己的心紧了一下。

老女人将他揽在怀里，“孩子，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如果我们不找到五个祭祀他的人，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对了，当我把那个女孩拖下水的时候，你为什么让我放开她？为什么选择了那个男的？告诉妈妈，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夕阳下，钱豪的脸色说不出地难看。

此刻，小船上的模糊符号，那个“正”字，正在慢慢融化。

如果你和作者知道得一样多，你就会明白，融化的不是红色油漆，而是血。

颤栗版

水下

续文/熊文豪

上接第35页

二　新朋友

陆小芳在水里欢快地游着，钱豪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孙挚在船上傻愣地看着。

陆小芳越游越远，他看孙挚的表情也越来越模糊。她感觉孙挚的脸毫无表情，活像一具僵尸。不知为什么，她对孙挚的感觉也越来越陌生，这根本就不是原来一起玩耍的孙挚，反而像一个陌生人。

她害怕了，如果船上的人不是孙挚，那他是谁？

她转头看了看，钱豪竟没了影子。怎么回事？钱豪不是比自己提早下水的吗？照理说，他早该浮出水面了。

难道，他出事了？

陆小芳对着船上大喊："钱豪不见了，你快找找啊。"

可是孙挚就像聋子似的充耳不闻，依然呆呆地看着水下的陆小芳。

突然，孙挚连衣服都没脱就跳了下去，转眼间淹没在水下。

陆小芳急了，深吸一口气，一下子撺入水中，希望能找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人。

水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连丝光也没有，活像一个人间地狱。

陆小芳凭感觉在水里触摸着，可好久也碰不到一个实体。

眼看就要缺氧了，她连忙浮出了水面。

船上空荡荡的，渺无人烟。

陆小芳惊恐地发现，整个水面只剩下自己一个活物——那船在水流的作用下也越漂越远。

她慌了，她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哪去了。但是，求生的欲望告诉她：必须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岸边离这里已经太远了，船也不见了，她毫无目的地朝前游着，祈求见到陆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陆小芳的体力越来越弱，意识也越来越差，她感觉自己快虚脱了。

她的手变得硬邦邦的，她的腿软绵绵的，浑身上下没有力气。

终于，她没有能坚持下去，沉入了水下。

在意识消失前的一刻，陆小芳突然看到了钱豪和孙挚。

他们在水中对她微笑着，他们是皮笑肉不笑。

猛然，陆小芳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她又看到了那条船，可奇怪的是，钱豪和孙挚居然安然无恙地在船上坐着等她，他们在笑，这个笑容很亲切，很温暖。

陆小芳一下游到船边，在钱豪和孙挚的帮助下，她总算爬上了船，不住地喘着粗气。

钱豪和孙挚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微笑着说："欢迎加入。"

陆小芳一愣，问道："加入什么？"

钱豪指了指水面说："你看。"

陆小芳下意识地转过身去。

一具披头散发的女尸在水面漂荡着，那是她自己！

湖里又多了一个水鬼。

良心版 水下

续文/尾巴卷卷

上接第35页

二 水鬼出动

陆小芳像一尾灵活的鱼，一瞬间潜至水底，没了踪影。5分钟过去了，连个气泡都没见到，钱豪却先上来了。

孙挚有些急了，“钱豪，要不你下去看看，小芳不会出事吧！”

钱豪轻蔑地一笑，“小芳水性好得很，不用担心。”

“你是不是故意的？”孙挚站了起来，小船摇晃得很厉害。

“你胡说什么？”

“你嫉恨小芳选择了我，拒绝了你。”

钱豪没说话。

“我求你，你下水看看她。”孙挚完全放下了尊严。

“看了也没用。”钱豪说。

“为什么？”

钱豪的表情变得复杂，“我早说了有水鬼……”

这时候，水面冒起了气泡。

小芳从水中探出头来，脸色惨白。

孙挚拉她上来，“怎么潜了这么久，吓死我了。”

“没事。”相比下水之前，小芳像换了一个人。

小芳的眼睛盯着钱豪，不再说话。

没人注意到，船身上的记号多了一笔。

三个人一直沉默着，把船划到岸边，回到钱豪的家。

小芳对孙挚说：“明天我们回家。”

当晚，村民从河里捞出一具尸体，尸身肿胀，像灌满了空气的塑料袋。

死者是村里潜水大王，他的死让大家

更加不安。

孙挚问：“小芳，真得有水鬼吗？”

“没有！”小芳的口气异常坚定。

“你怎么知道？没有水鬼，水性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淹死？”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我不明白。”

“水里的气泡有可能是沼气，有可能是鱼，还有可能是人。”她说完，转身进屋睡觉。

三 明抢

村子很小，村民彼此都认识，所以哪家死了人，全村的人都会参加葬礼。本来小芳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后来一想，既然在这里住过，就送人家一程吧。

没想到，葬礼上竟有人捣乱。

“不给钱就别下葬。”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死者的母亲已经年逾六十，泣不成声，“我儿子为你工作那么多年，现在死了，你们帮忙打捞尸体，为什么要那么多钱？”

大汉拿出一张纸，“这是我们公司的标价，下水就要拿6000元，捞到尸体要给12000元。你儿子是我们的员工，我算你半价，给6000元就行！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不出手，你儿子的尸体早晚被鱼吃光。”



老人扑通一声跪下，“求求你！6000块钱是我们一年的收入啊！”

“没钱？没钱就把你儿子的尸体还给我，扔进河里去喂鱼。”

“你们别欺人太甚！”小芳从队伍里站了出来。

男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小芳一遍，“你算老几？一个外乡人还想管我们的事？”

“我这里有1000块，如果你要就拿去，不要就算了。”

男人愣了一下，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想不到你这丫头还挺仗义，行，看在你面子上，这钱我收了。”

男人伸过手想拿钱，小芳把手抽回，“有些钱丧天良，还是别赚的好！”

男人上前一步，把钱一把夺下，狠狠地瞪了小芳一眼，“你少管闲事！”

四 往事

小芳决定不走了，继续住几天。

“为什么啊？”孙挚不解地问。

“我给你讲个真事吧。从前有一对渔民夫妇，生活得很幸福。后来，有一群外乡人来这里玩，船沉了。这对夫妇不顾一切跳下水去救人，最后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但是这善良的夫妻二人却没有上来……那几个外乡人飞快地找到附近的一个渔民，向他求救，但是那渔民非要收500块钱才肯下水救人！那个年代，500块钱简直是天价，那些外乡人倾其所有，渔民才慢吞吞地下了水，结果捞上来两具尸体。”

小芳眼里的泪光在阳光下晃疼了孙挚

的眼。

“小芳。”

“我无法理解这样丧尽天良的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钱豪轻轻地走过来，“你们两个在这里啊！再住几天吧，反正我家就我一个人，陪陪我，我们今天上船钓鱼！”

“我不去，有水鬼。”孙挚说。

“我去。”小芳说。

“那我也去。”孙挚说。

钱豪笑了，笑意很深。

水面微波荡漾，阳光明媚。

小芳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钱豪，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小芳忽然开口。

“什么？”

“没什么，就是问问。”

“挺好的，有个好心人每个月寄钱给我，我省着点花，够学费，自己做导游打工也能赚一些。”

“打工能赚不少钱吧！”小芳黯然。

钱豪窘迫地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忽然，水里又冒起了气泡。

小芳慢慢地站起来说：“我想游泳。”

她回头望了钱豪一眼，“照顾好自己。”说完，她扑通一声跳下了水。

5分钟过去了，钱豪看小芳没有上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半个小时过去了……

五 遗书

小芳的父母急匆匆赶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他们和村民谈好了价钱，几个男人下水打捞尸体。

小芳的尸体带着微笑。

她的遗物里，有一封信，写着“钱豪收”。

钱豪躲开大家的视线，打开信。

“钱豪，你好。我决定这么做之后，就给你写了这封信。你恨我，我完全能理解，我父亲就是当年迟迟不救那对夫妻的渔民。如果不是我父亲的丧尽天良，你也不必成为孤儿，也不必为那些人渣工作，装成导游骗人上船。然后你让潜在水里的伙伴把人拖住，直到溺死，这样你们的公司就可以跟死者的家属谈价钱，打捞尸体。

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那个潜水大王想拽住我。我水性好，逃开了，谁知道他自己却被水草缠住了脚。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你和他是一伙的。

你想杀了我，但是你不会明白，我这么多年一直匿名寄钱给你，希望你能过得幸福。当你接近我跟我表白的时候，我满心欢喜，差一点就答应你了。但是我知道你不可能真的喜欢我，你只想要我的命，报复我的父亲。

既然你想要，那我就给你，为你，我什么都舍得——但愿这能让我父亲对自己的错误幡然悔悟，也能让你拿到“业绩提成”。只要你过得好，这就行了。”

六 相连

钱豪死了，淹死的，是自杀。

被打捞上来的他紧紧捏着那封信。

没人注意到，那条船上的记号多了两笔——紧紧地连在一起。

本栏目编辑/王迪 reghn@sina.com



文/指甲花

U盘的记忆

U 失主

学校偏东，靠近山头有一个很隐秘的篮球场，它被遮挡在高大的树荫下面，而不远处有一条河流，河流环绕着学校最老的一幢古建筑，钟楼。

我和方茹最初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那时，她背着一个蓝色的大书包，头上扎着蝴蝶结，蹦蹦跳跳地从我眼前经过。我被眼前这个女孩子迷住了。每天都故意跑到这里来打篮球，希望能在这里再次见到她。没想到，我再次见到她，是在食堂，不是篮球场。我告诉她，我一直在那个篮球场等她。她笑笑，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之后，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然而，就在快毕业的那一年，两个人因为毕业该去哪里工作而最终闹翻了，结果就直接导致了两个人的分手。

分手之后，我还是继续去那个篮球场打篮球。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和同宿舍的王强两个人，但从来不会超过三个人。

那天傍晚，我打完篮球，就去拿放在球场边上的衣服。衣服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心字型的U盘。这样的U盘一般都是造型奇特花哨，适合女孩子使用的，我见过好几个女孩子有过这样的U盘，比如说方

茹。可我四周，只有我一个人，更别说女生了。

我拿着U盘回了宿舍，想看看U盘里的资料，能不能找出那个失主的信息。然而，我把U盘插入电脑，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一个U盘也值不了多少钱，我就把它扔在了电脑旁边，如果有人来问起，就把它还给人家算了。

第二天，王强向我借U盘。我说我的U盘前几天打球的时候丢了。王强指着桌子上的U盘，说道，那不是吗?

我说那是我捡来的，应该是个女孩子用的，以后找到了失主，要还回去的。

王强说道，那你先借我用一用，暂时应应急。

我就把U盘扔给了他。

不一会儿，王强就坐在电脑前面偷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王强说，U盘里的东西真好玩。

我一听，赶紧跑过去，果然发现王强正打开了U盘里的一个文档。里面是一篇小说，名字就叫《U盘的记忆》。小说说的是一个男生和女生相爱的故事。他们一开始是通过同一个U盘来传递自己的爱情。后来，男孩和女孩分手了，那个U盘也被男孩把里面的资料全部删除了个干净。直到有一天，男孩忽然想再次使用那个U盘的时候，却发现那个U盘的空间已经满了，里面放不进任何文档。可是男孩明明记得自己把里面的东西都删除了干净，为什么还放不进东西呢?终于有一天，那个男孩把U盘交给一个电脑高手，让他看看这个U盘怎么回事。电脑高手最后把里面的文档全都恢复了，交给他，说道，你的U盘里面都是一些不可删除文件，你自己拿回去好好再看一看吧。男孩再次打开了那个U盘，才明白了那个电脑高手的话的深意。原来那些感情，最初的时候是如此真挚感人，让那个男孩再次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来。他拿着U盘再次找到那个女孩，说，我们和好吧。

然而，故事结尾却没有说女孩有没有答应那个男孩。这似乎是一个未完的小说故事。

我问王强，你确定这篇小说是从U盘里找出来的?

王强笑着说道，你看我有那样的才华来编这样的小说不?

我说道，那你把U盘还给我，我要去找到这个失主。

那我要使用U盘怎么办?王强问道。

我冷冷地说道，你可以继续去借。

我把U盘拿了回来，猜想着U盘里面应该也有许多经过技术就可以恢复的信息和资料。只要根据这些信息和资料，应该就可以找到失主。

我把U盘交给一个维修电脑的朋友，让他帮忙恢复U盘里的记忆。

几天之后，那个朋友告诉我，除了那篇小说，里面什么也没有。他把U盘还给我的时候，对我说道，你这个U盘很奇怪，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空间都是被锁定的，用软件恢复的时候，不停地显示出错。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奇怪的U盘。

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无法找到失主，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可惜了那篇这么好的小说，却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朋友忽然喊住了我，说道，你这个U盘呢，可能是用特殊代码编写而成的信息，使用一般的软件是打不开里面的文档的。看运气吧，或许

有一天你使用特殊的软件，就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回到宿舍，问王强那天他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U盘。

王强说道，我哪里用什么特殊软件了，U盘还不就是U盘，直接点击就行了。

那你能不能详细地说一说，你是怎么找到那篇小说的？我问道。

王强想了想，说道，那天，我想也没想，就把我的文件直接放进了你那个U盘，没想到里面显示空间已满，我就打算进去删除一个文件，没想到里面就一个文档，就是我给你看的那篇小说。

这么说来，这个U盘，是要先放一个文件进去，里面就会相应地出现一个全新的文档。我笑道，这真是一个有趣的U盘，就跟小说里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我再去试一试。

U对话方式

当我打开U盘，扔一个文档进入，果然显示空间已满。再次打开的时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全新的文档。

我打开那个文档，里面就一句话，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神经。我笑道，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接着我又扔一个文档进去，那里面的文档又更新了，文档里面还是只有一句话，说，想知道我是谁，就要先听我说一个秘密。

U盘，我真是服了你了。这种跟人对聊的方式，也想得出来。

我再次试了一下，U盘里面更新过的文档，显示说，我就是那个每天在球场边上偷看你打球的女孩。

我看到这里，啪的一声直接把电脑关了。

我坐在那里，浑身冒着冷汗。

王强一看我的神色不对，赶紧跑过来，问道，秦润，你怎么了？

半晌，我才抬起头来，说道，王强，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

鬼？王强问道，秦润，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说道，王强，你和我打球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旁边天天有女生在看？

王强想了想，说道，那个篮球场这么偏僻，很少有人愿意经过那里。来看我们打球的女生也不是没有，可说天天来看的，却没有一个。那些女生大多是望我们几眼就走了，怎么会天天有人来看呢。

所以说嘛，我觉得这个U盘很古怪。难道里面的东西不是说给我听的？可为什么又要放在我的衣服上呢？我还是想不通。

我说完，就把刚才看到的那三句话说给了王强听。

王强说道，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了，一个U盘也能让你联想到这么多事情。

你想想看，世界上样子千奇百怪的U盘，我见得多了。可是这样的U盘，空间已满，打开却又找不到文件，需要放一个文件进去，它就显示一个全新的文件，而且显示不同文件的U盘，你哪里见过？好了，姑且就算是这个社会已经非常先进，确实存在这样一种U盘，可你看里面的东西，就好像一个鬼在和你对话，你不疑心才真正有鬼。我说道。

王强说道，那你要不要继续看下去？说不定下面有更新的线索呢。

我不要看了。我说道，我刚才看得头

都发麻了。

你不看，那我来看。王强说着，就把U盘拔过去，插到他的电脑上。不一会儿，他的脸色苍白，全身在颤抖。很快他也啪的一声把电脑关了。

王强支支吾吾说道，秦，秦润，真的，真的有鬼。

我连忙问道，你看到一些什么了？

王强说道，这个，这个U盘知道你的名字，也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还是把这个U盘扔了吧，不管是别人恶作剧也好，还是真的有鬼也好，我是不敢再碰这个东西了。

我想了想，说道，那我还是把U盘放回原处吧。

现在去放？王强说道，现在天都已经黑了，要去你一个人去，我可不敢跟你一起去。

我说道，我也不敢去。那还是明天白天再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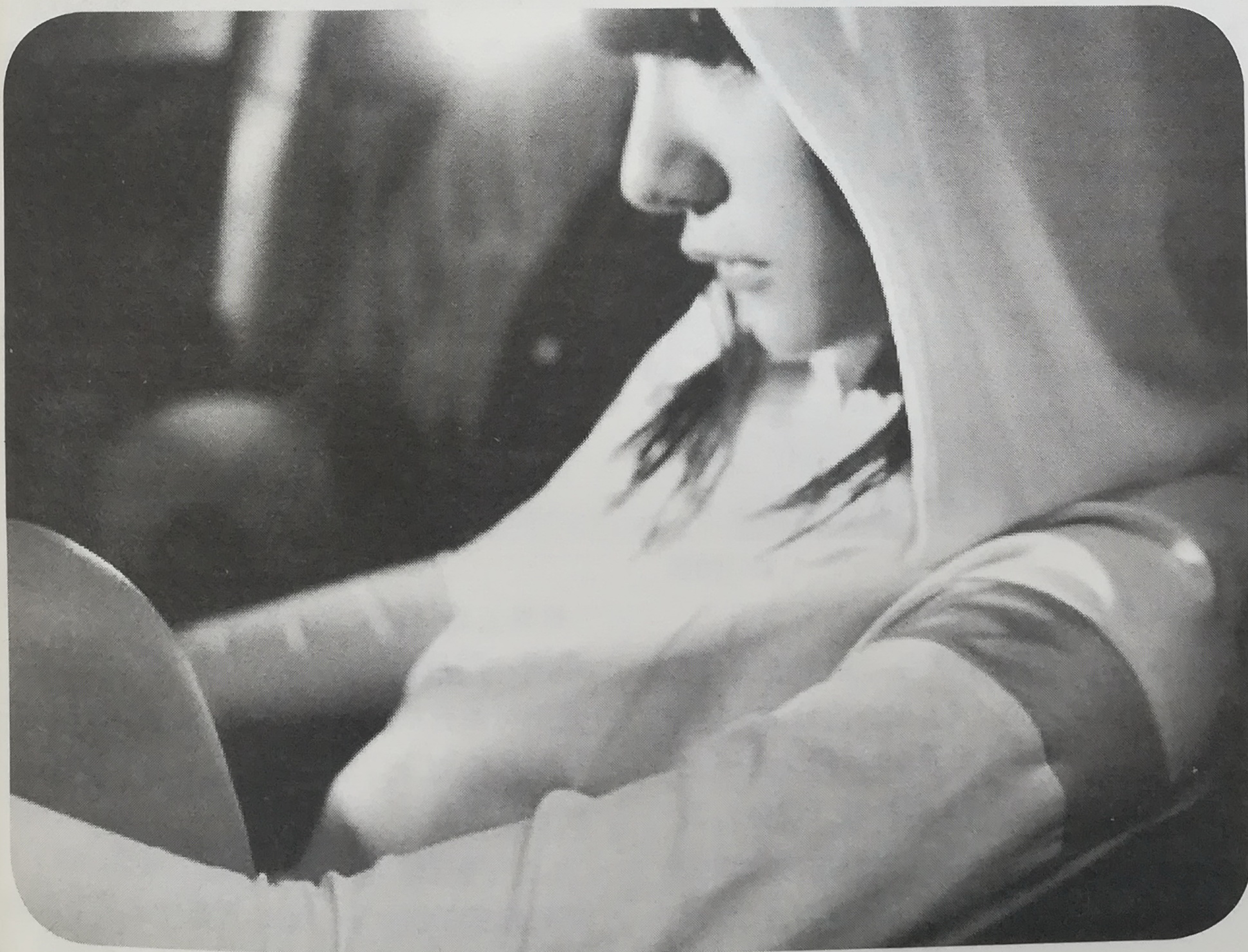
这天晚上，我在半夜里忽然醒来，其他人早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却不知为何，一旦醒来，就无法再睡着。我有意识地从床上爬起来，看见那个躺在桌子上的U盘发着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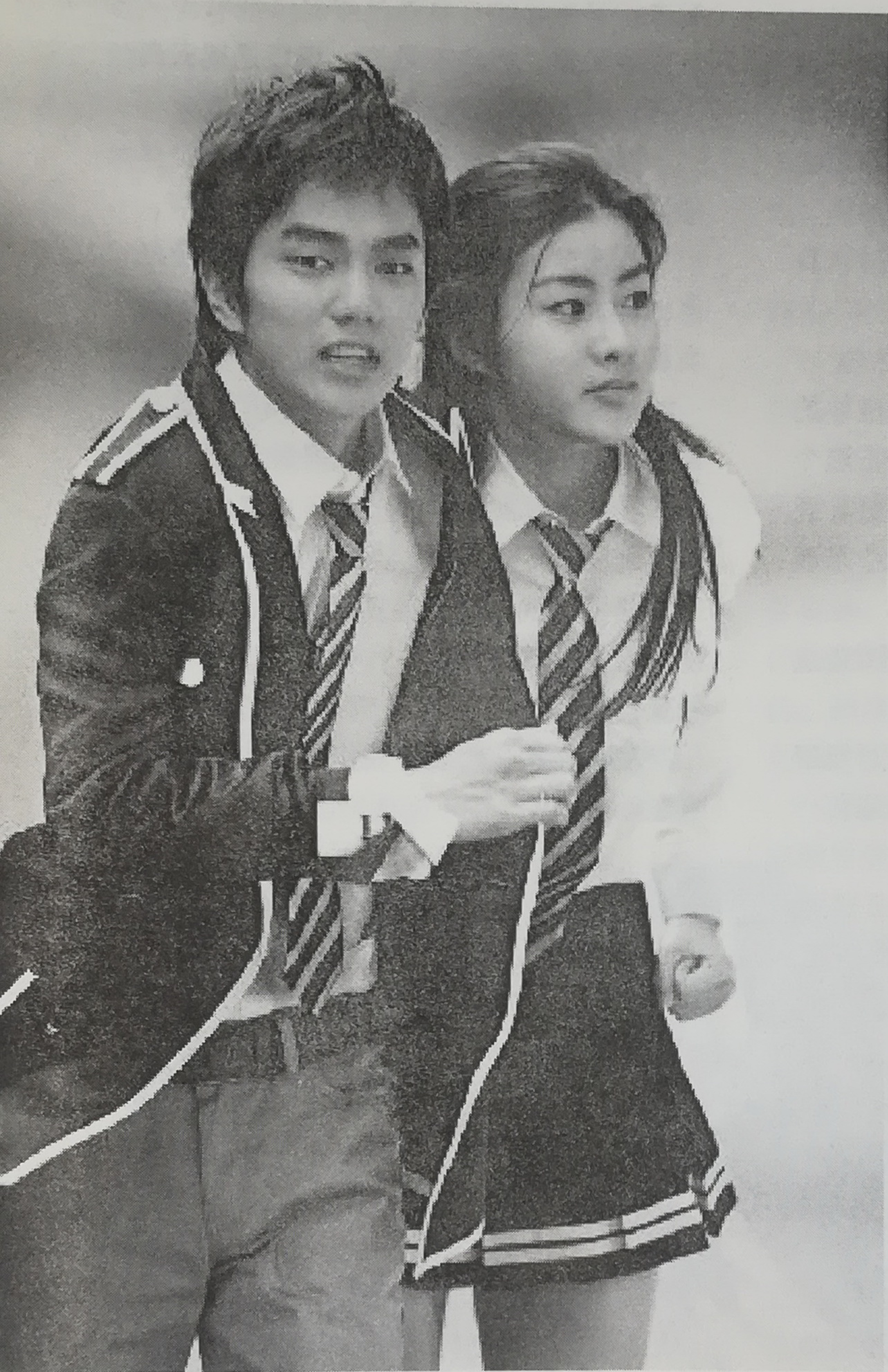
我的脑子一下子嗡地给吓闷了。这只诡异的U盘难道在给我发出某种诡异的信号，在昭示着我打开它？

到底要不要打开？我在犹豫着。

算了，就当是一场梦吧，反正明天就要把它扔掉了，它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与我又有何干呢？

我干脆躺在床上，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想了一想，消失了倒好，免得我还要跑一趟，把你扔掉。

不久之后，我也几乎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忽然有一天，王强从很远的地方就朝我打招呼。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等他跑过来的时候，我问他，这么着急干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事。王强气喘呼呼地说道，发生大事情了。

我笑道，我们能有什么大事发生。

王强焦急地说道，你知不知道最近学校里在举办一个中文大赛?

我想了想，才说道，好像听说过，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你，你拿了第一名。王强愁眉苦脸地望着我。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说道，你开什么玩笑，那种鬼比赛，我怎么可能去参加，而且怎么可能得第一名。

你看。王强把一份学校的报纸递给我看。果然，那上面写着第一名的信息，就正是我，秦润。而且系别、班级一模一样。我们班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秦润的。

我傻眼了，说道，谁这么缺德啊，居然想尽了办法，让我来出名。

王强说道，更诡异的还不是这个呢，你看你中了第一名写的小说是什么名字。

U怪事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那只U盘不见了。我问王强，王强举双手对天发誓，说他没有拿。我再问其他人，其他人也说没有碰过我的东西。

我再仔细一看，不禁打了个寒颤。小说的名字竟然就是《U盘的记忆》。

我直愣愣地望着王强，说道，大事，这真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你说怎么办?

王强咬了咬嘴唇，说道，要不，我去外面请几个道士来，帮我们驱驱鬼。

神经。我说道，万一被学校知道，我们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非被开除不可。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鬼都缠你缠到这个地步来了，你小子日后可有罪受了。说不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要跟着受罪。王强半哭半笑地说道。

我看着这个一脸邪笑的王强，狠狠地盯着他，是不是你小子在故意整我?知道这篇小说的人，只有你和我。我自己是不可能了，肯定是你小子在捣鬼。上次那个U盘也可能是你小子玩的鬼把戏。

王强连忙对天发誓，说，如果我在整你，就要我王强五雷轰顶，不得好死。这下总可以了吧。

我想了想，也觉得王强没这能耐。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冒名顶替我，去参加中文大赛呢?那人的用意到底又何在?我一时想不明白。

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闹下去，我就不用再在这个学校混了，干脆卷起铺盖回家去算了。不行，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个了结。

我对王强说道，王强，今天晚上你陪我去一趟球场。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妖魔鬼怪在折腾老子。

王强摇摇头，说道，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我狠狠地说道，你不去，我就认定是你小子捣的鬼。如果中文大赛，要颁发奖品什么的，我就把你招供出来，就说全是你小子捣的鬼。

你，你怎么老要拖我下水呢?王强无奈地说道。

到了晚上七点，我和王强准备出发了。临行前，王强说道，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点防备措施?

那你还想要什么防备措施?我问道。

万一真是女鬼，半夜出来要吸人血呢?王强做出阴森森的吸血鬼的姿势。

那倒也是。我们带点暴力工具去防身吧。说完，我就拿起两根棒球棍，和王强一起走了出去。

我们来到篮球场，转悠了老半天，也没发现个人影。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人，却是个男的，他笑着对我们说道，兄弟，到篮球场，拿个棒球棍干什么。

我和王强不好意思回答，就商量着赶紧撤退。

回到宿舍，我们长吁了一口气。幸好今天晚上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然而，当我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怔住了。

王强过来问道，秦润，发生什么事了?

我全身都在发怵，说道，U盘，U盘又在我口袋里了。

说着，我从口袋里又掏出了那个心字型的U盘。

天啦，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碰到那个鬼了?王强说道，要不要我们打开看看，它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叹道，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我打开电脑，将U盘插了进去，然而，当我打开U盘的时候，竟然发现里面多出了很多文件。我仔细一看，这些文件

怎么这么熟悉？

王强喊道，秦润，这些不都是你的东西吗？

我也纳闷地说道，是啊，这些东西以前都放在我自己原来那个U盘里面，而且很多都删除过了，怎么会出现在这个U盘里面？

U 红衣女孩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王强指着我的鼻子，说道，秦润，你老实招供，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所以有鬼找上你的麻烦了。

我一把劈开他伸过来的手指，说道，我能做出什么亏心事来。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U盘丢了吗？

当我仔细翻阅那些自己曾经留下过的文件的时候，不由得眼睛都变得湿润了。

半夜，等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入睡的时候，我一个人从床上偷偷爬起来，打开了电脑，点击那个U盘进去。

然而，这次诡异得很，里面又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还是按照先前一样，加了个文件进去，里面就显示空间已满，跟着出现一个新的文档。文档里出现了一句话，说道，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东西，我把它们都交还给你。以后，你再也不要轻易把它们删除了，任何U盘，跟人一样都是有记忆的。

我建立一个新的文档，在文档里输进了几个字，然后再放入那个U盘。没想到，这次U盘竟然接受了我的文档的存入。

我在上面，说道，你到底是谁？是不是你捡到了我丢失的那个U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U盘的回复，说道，如果你能消除对我的戒心的话，可以在明天晚上八点，到钟楼前的河边来找我。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来。

当我回到床上睡觉的时候，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晚上，到底要不要去？如果这是一个可怕的魔鬼的陷阱呢？如果我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呢？

可是，那个人必定是看了我U盘里的东西，而且它还给我的文件，并不是我U盘里的全部，它似乎特意针对着某些事情，来把东西还给我的。

在睡梦中，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U盘里的那篇小说《U盘的记忆》。难道那篇小说写的是我自己？

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篮球场。

当钟楼的钟声敲过八点的时候，我的心里猛地动了一下。这个声音，为什么在脑海里这么熟悉？

我有意识地往钟楼前的那条河流走去。

河水粼粼发光，透着寒意。河边上没有人，只有冰冷的护栏像一个个卫士一样，守候在那里。

就在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忽然，我碰到了一个人。我的鼻子几乎都碰到了她的额头。我吓得骨头都酥了。

幸好是一个女生，还在盈盈地笑着。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披头散发的女鬼。

你？我惊讶万分，心里头也跟这里的河水一样起着寒意。你就是那个人？

女孩身着红衣，样子很干净，犹如莲花一样清秀，就仿佛是多年前我也在这里遇到的那个方茹。

女孩笑着说道，这个钟声，有没有让

你想起什么?

我支支吾吾地说道,一年前?你说的是不是一年前的事?

U方茹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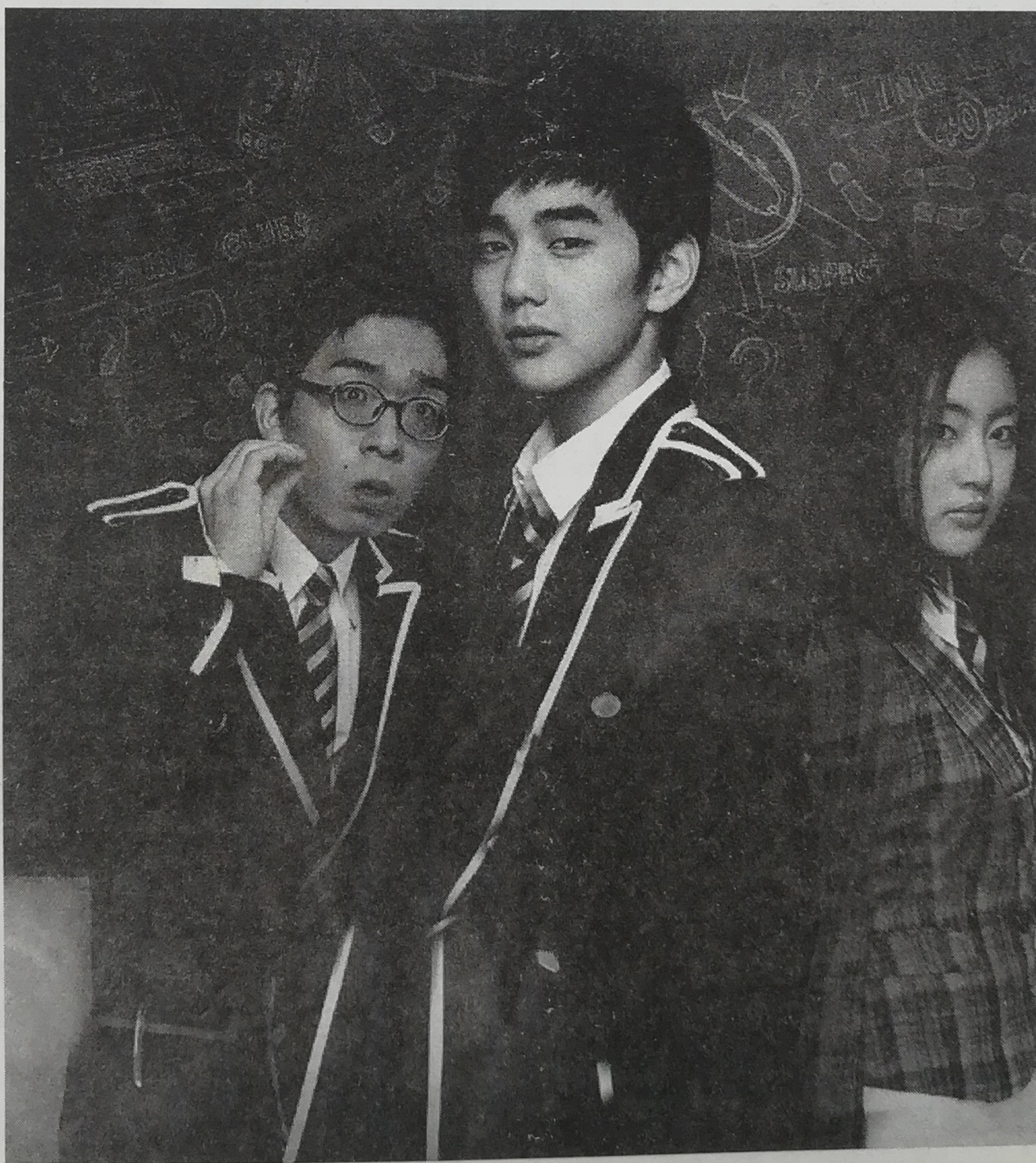
女孩说道,一年前,这条河边还没有这些护栏。有几个女孩子在这个河边玩闹,结果有一个人掉了进去,其他女孩子大声呼喊救命。不久之后,那个沉入水中的女孩子,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从岸上跳了下来。可是,女孩在水中挣扎太久了,等她看清楚了那个来救她的人时,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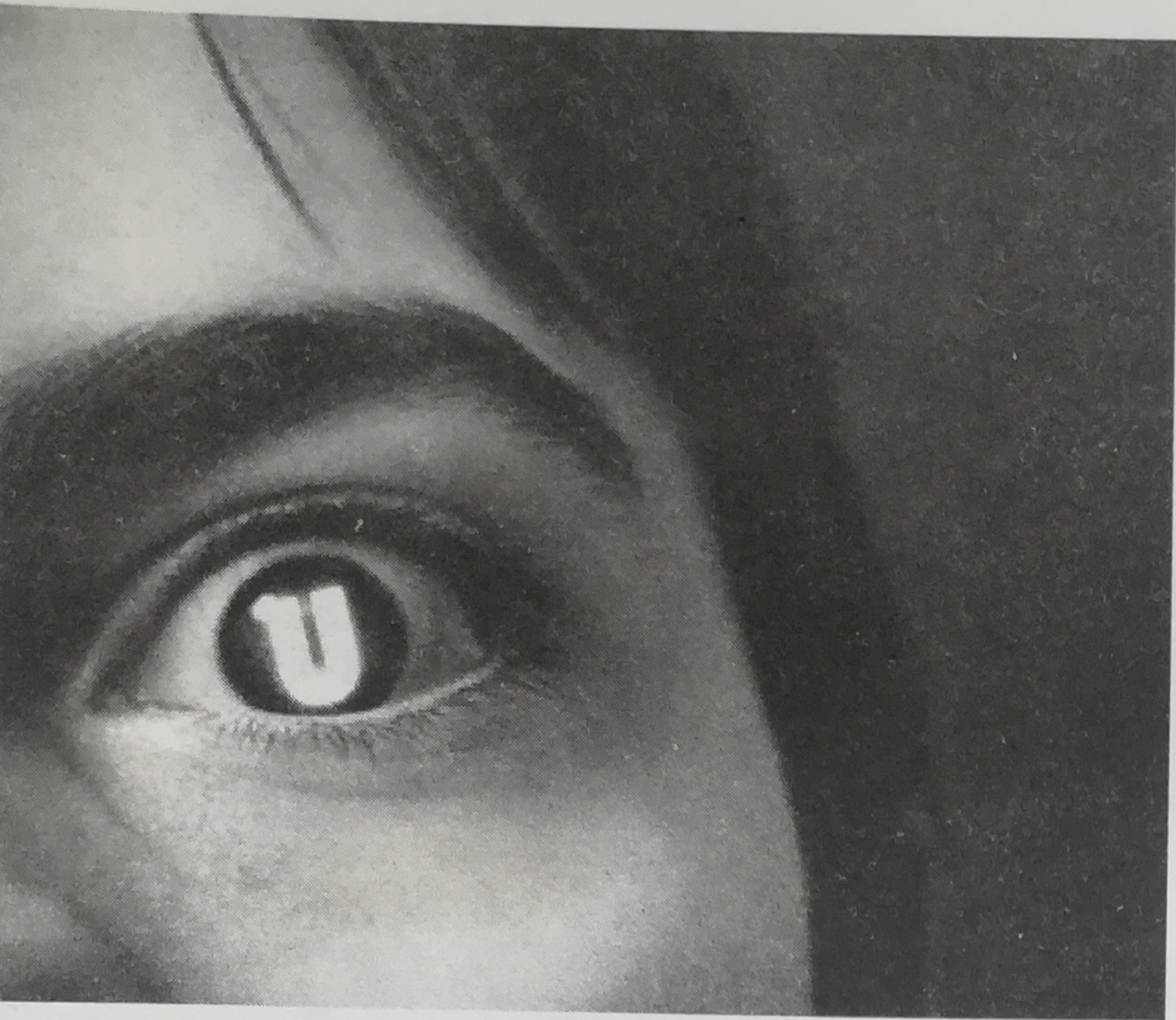
我点了点头,说道,是的,那天晚上刚好敲过八点的钟声,当时我一个人正在篮球场上打球,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等我跑过去才知道,有人掉入了水中。我没来得及犹豫,就跳了下去。可是,我没想到这里的河水竟然这么寒冷,而且还这么深,冻得我浑身哆嗦。即便我拼尽了全力,眼看就要接近那个掉入水中的人了,可惜,就在那一刹那,她永远地沉了下去。我在更深的水中,一直摸索不到她的身体,又由于水太冷了,没多久,我只能一个人爬上岸。当我看到学校里来了许多人捞上来那个女孩子的尸体时,我不敢去看,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跑过来,没能救那个女孩子一命。

其实,你能来救我,我就已经很感激你了。女孩子说道,所以每天你在这个篮球场打球的时候,我都在远处看着你,只是你看不到我而已。

可是那个U盘?我问道。

女孩子笑笑,说道,你的U盘不是被你掉在了篮球场的,而是你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挥舞着衣服,把口袋里的U盘甩出





来，落在了河里面。

难怪了。我说道，既然你捡到了那个U盘，为什么不直接还给我，而要换一个U盘呢？

女孩说道，我在你的U盘里面，读到了那些被你删除过的信息。所以，我才为你写下了那篇《U盘的记忆》。

我说道，可是那些都是你写的，你不该用我的名义，去参加什么中文大赛。

女孩笑着说道，虽然是我写的，可那个故事的情节是你提供给我的。难道你一直没意识到，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一直是你自己吗？我只是想帮你完成一个心愿而已，我用你的名义让那篇小说参加比赛，就是想让你U盘中一直存着的那个她能够看到。

我沉默了一阵，低声说道，可是那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没有觉得你删除掉的，是一些其实不可删除的东西吗？女孩说道，U盘的记忆都可以恢复，更何况你的大脑呢？也许，人的大脑，就跟U盘一样，装满了许多不可删除的记忆。到了一定时间，它就会对外显示，我的空间已满，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人了。

我想了想，说道，也许，也许她不会再回来了。

女孩微微笑道，你如果不去试一下，又怎么知道她不会回来呢？如果你拿着你和她在U盘里留下的东西，以及那篇《U盘的记忆》，或许她就会回到你身边的。小说的结局，我没有写，因为它的结局需要你来完成。你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作者。

我依旧怀疑地问道，真的，真的还可以吗？

女孩笑道，其实，你的这个U盘并不是我的，而是你U盘里存着的那个她的。相反，我把你的U盘给了她，她也应该能读到那些在U盘里曾经删除过的信息。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今天晚上她也会手拿着你的U盘，来到这里。

我听完她的话，赶紧将眼神瞅向了远处，果然发现有一个女孩子在篮球场不停地张望着什么。

我内心一喜，赶紧跑过去，大声喊道，方茹。

然而，就在方茹也朝我跑过来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脚步，回过头去，寻找刚才那个女孩。

可是，她已经不见了。只有粼粼的河水，透着寒意，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我眼里流着泪水，对着河水说道，谢谢你。

编辑/王迪 reghn@sina.com



玩偶（三）

文/蹀躞乌鸦

前情回顾

入夜，失踪的夏小楼安然无恙地摸回了营地。后在一次“请碟仙”中，吴伏察觉了夏小楼的怪异，他拉着马林重返凤翼山，一探究竟。他们果然找到并掩埋了夏小楼的尸首，可晚上夏小楼又爬了出来。二人决定用DV整晚监控，后来发现，夏小楼活了，还慢慢地爬向二人。吴伏坚信身边活着的“夏小楼”有问题，当他去图书馆调查时，意外遭遇了三年前的亡灵……



13、室友

吴伏回到寝室，已经快半夜了。

他躺在床上，夜不能寐，脑海中盘亘着她不断重复的那句话。

“我死了？”

苗盼盼似乎并不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不由得想起，在老家乡下，听一些老人说着那些缥缈往事。

长辈说，如果有人冤死，死者的灵魂也许会留在这个世界，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他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死了。

也许，苗盼盼就是这样一个死人。

第二天，校园里突然流传起一个恐怖的故事。

故事说，在这所大学里的某个女生宿舍，有人看到一个死了三年的鬼。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自然地出入寝室，曾经和她一起的室友，吓得脸都白了。

吴伏是从马林口中得知这个故事的。

当时，马林的脸也白了，“你不觉得，这个故事说的很像苗盼盼吗？”

吴伏说不出话，只用力点了点头。

他决定，查一查苗盼盼所在的宿舍。

当天中午，吴伏找到福伯，总算找到了苗盼盼当年所在的宿舍：7号女生寝室417室。

下午还有课，吴伏去7号女生寝室时，已经是傍晚了。

天色阴沉，似乎要下雨。

他来到那栋女生宿舍楼下，刚巧，有个女生从里面出来，他拦住问，苗盼盼是不是住在这?

那个女孩呆住了，瞪着错愕的双眼，不禁打量了一下吴伏，“你……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

她恐惧地说：“她三年前就死了！”

他接口道：“但她又活了。”

“你怎么知道的？”

吴伏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故事是真的了。

他就把自己在图书馆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女孩听完，脸白得像纸。

她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二人就边走边谈。

她自我介绍，她叫刘芳，正读大四，是苗盼盼的室友。

三年前，苗盼盼认识了男友廖志，他们同在一个系。



不久，廖志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关系甚密。

很快，他和苗盼盼关系破裂，分手了。

室友们推测，苗盼盼可能一时没想开，才割腕自杀的。

本来，刘芳她们以为，事情结束了。

但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刘芳上完自习，向宿舍走。

黑暗的甬路上，有个人迎面走来。

二人擦身而过的瞬间，刘芳慢慢站住了，猛地回头看了那人一眼。

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呢？

她在脑海中回忆着那人的影像……是苗盼盼！

不可能，苗盼盼早死了！

一阵寒流，从刘芳的背部滚过……

回到寝室，她问其他室友，有没有看到苗盼盼。

其他两人都像看怪物似的看她，苗盼盼早死了，怎么可能出现？

刘芳一想，可能是看错人了吧，也没放在心上。

熄灯后，三人聊了一会，睡觉了。

第二天，她们刚起床，周小惠猛地尖叫起来。

刘芳一看，头发刷地立了起来。

苗盼盼空了三年的床，多了一套崭新的被褥，而且叠得整整齐齐。

昨晚有人住过！

她们面面相觑，刘芳问，昨晚谁在这睡了？

其他两个室友一脸茫然，一齐晃动脑袋。

突然，刘芳瞪圆了眼睛，难道，苗盼盼回来过？

其他两人也意识到了，大眼瞪小眼，没了主意。

最后，刘芳说，可能是别的寝室的人吧，临时住在这的。

所有人都清楚，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理由。

这天晚上，熄灯铃打过后，三人几乎没说话，静静地躺着。

刘芳盯着头顶的黑暗，一直留意着屋里的动静。

倦意袭来，她慢慢合上了眼皮。

就在这时，寝室里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有人起床了。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屋子里无人。

她翻身刚要睡，觉得哪里不对劲。

刘芳再仔细看，猛地打了个冷战！

苗盼盼的床上，躺着一个人！

她直挺挺坐起来，睡意全无，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一嗓子，把所有人都惊醒了。

大家起床，明白了怎么回事，都不敢靠近那张床。

床上的人，还在沉睡。

刘芳慢慢扭过头，身边只有乔晓一个人。

周小惠呢？

两个人面面相觑，周小惠的床上，空空如也。

她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一同转向苗盼盼的床。

床上的人，慢吞吞坐了起来。

周小惠！

乔晓发出一声惊呼。

睡在苗盼盼床上的人，居然是周小惠！

她看看刘芳和乔晓，一下子明白了，触电一样跳下床，我怎么在这？

刘芳和乔晓一脸茫然。

刘芳问，小惠，你怎么睡在这？

周小惠脸都白了，我也不知道。

乔晓后退了两步，怔怔地说，你在梦游？

周小惠一回忆，眼睛陡然张大一圈，我想起来了，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苗盼盼了……我看到她上了这张床！

刘芳想了想，其实，你梦见的苗盼盼，就是你自己。

周小惠吓得缩在墙角，为什么会这样?

刘芳突然问，你是不是见到她了?

谁?

苗盼盼。

周小惠吓傻了，连连摆手，没有没有。

她引导说，你好好想想。

过了大约有半分钟，周小惠恍然醒悟，我……我是见过她。

什么时候? 刘芳步步紧逼。

一周前。

她猜测，周小惠因为恐惧，而诱发了梦游，把自己当成了苗盼盼。



14、苗盼盼回来了

听到这里，吴伏糊涂了，“这么说，苗盼盼根本没回来? ”

刘芳摇了摇头，“不是的，周小惠已经回家休养了，可自从她走后，那张床，还有人动过。”

听到这里，吴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刘芳继续了讲述。

周小惠得知自己梦游，很恐惧，晚上甚至不敢睡觉。

不久，她就请假回家休养去了。

刘芳和乔晓重新把苗盼盼的床收拾整齐，把那床被褥放到周小惠床上——被褥原本就是她的。

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刘芳还是睡不着，隔一会就抬头看苗盼盼的床一眼，好像还会有人躺在上面似的。

第二天早上，刘芳醒来第一眼，就是看苗盼盼的床。

还好，每次看，床上都空着。

她们平静地过了三天。

第四天晚上，刘芳和乔晓聊了一会，就休息了。

那天，她们上了节体育课，都很累，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睡着，刘芳醒了。

门开着，她是被外面的风吹醒的。

她咕哝着，睡眼惺松着下了床，刚把门关上，不禁嘀咕了一声。

不对啊，睡前门是锁着的，而且还是她锁的……

也许，乔晓起夜了吧。

刘芳也没在意，刚要躺下，冷不丁一瞥，乔晓明明在睡觉啊。

她慢慢看向苗盼盼的床……

天哪，床上不但铺着被褥，还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盖着被子，只露出一颗黑糊糊的脑袋。

刘芳吞了口唾沫，想叫醒乔晓，又不敢——她不知道，躺在乔晓床上的人，是不是就是乔晓。

此刻，她只有冒险一搏，走到苗盼盼床前，低头向下看……

她看到了一张雪白的脸!

这张脸，正是苗盼盼的!

她的短发整齐地左右分开，露出她的脸……

她紧紧闭着眼睛!

刘芳觉得脑子嗡地一响，慌忙后退，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扑通一下坐在地上。

她惊醒了苗盼盼……

苗盼盼慢慢坐起来，慢慢向后扭

头……

刘芳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再醒来，已经是在校医院明亮的病房里了。

床头，站着乔晓和医生护士。

众人见她醒来，都松了口气。

乔晓说，她正睡觉，就听到一声尖叫，醒了之后，发现刘芳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很害怕，就连夜把她背到校医院。

乔晓问她，为什么会昏迷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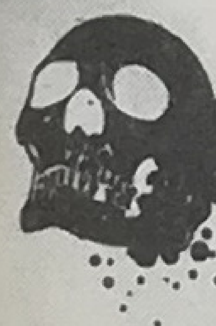
刘芳心有余悸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乔晓也害怕了，出来时，的确看到苗盼盼的床上有被褥。

第二天，刘芳出院了。

她和乔晓，把寝室翻了个底朝天，除了苗盼盼床上的被褥，没多出别的东西。

刘芳有种预感，苗盼盼回来了。



15、廖志和苗盼盼的故事

吴伏听完故事，后背一阵阵发凉。

不止他，连苗盼盼的室友都看到她了。

关于苗盼盼，刘芳就知道这么多。

现在，她和其他两个室友，都不敢住417寝室了。

更邪门的是，有人半夜起夜，说看到417寝室的门虚掩着，屋里好像还有声音。

7号楼的女生说，屋里的人，一定是苗盼盼。

总之，楼里的每个人，都人心惶惶。

刘芳走了，吴伏脑子里却翻江倒海一样。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个死了三年的人，为什么会再次出现？

他忽然想到一个人：廖志。

三年前，他们曾是情侣，也许，廖志知道一些苗盼盼的情况。

廖志和苗盼盼同在英语系，要找到他不难。

第二天，吴伏在英语系的男生宿舍里，找到了廖志。

二人来到图书馆外的草坪上，坐下来交谈。

当吴伏一念出苗盼盼的名字，廖志的眼睛陡然张大了，呼吸也快了很多，“你是不是见过盼盼？”

“是的。”





“在图书馆？”

吴伏又点点头。

廖志不安地说：“该来的还是来了。”

“你说什么？”

他显得很痛苦，揪着头发说：“我不能说。”

“为什么？”

廖志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霍然起身，“我还有事，先走了。”

吴伏一把拉住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廖志神色古怪，“你真想知道？”

“嗯。”吴伏点点头。

“我在外面租了房子，下午你要是有时间，我们再详谈。”

说着，廖志匆匆在纸上记下地址和电话，递给吴伏。

吴伏不明白，廖志为什么现在不说，偏偏选在下午？

下午，他来到某小区，爬上五楼，找到廖志租的房子。

敲了半天，没人开门。

难道，廖志忘了下午的约定？

吴伏转身要走，身后的门，发出咔嗒一声响。

他本能地站住了，回头看了看，门开了……

“廖志？”他低声喊。

门里面静悄悄的，不像有人。

吴伏警觉地打开门，屋子里采光不好，黑糊糊的，没有人。

他接连问了几声，始终无人回应。

吴伏迟疑了一会，刚进客厅，一眼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男人，正是廖志。

廖志平躺着，双手放在胸口，好像在睡觉。

他的表情太淡定了，不像真的。

“廖志？”吴伏叫了一声。

廖志没醒，似乎连呼吸都没了。

吴伏心头一动，伸出一根手指，小心地放在廖志的鼻子上，毫无呼吸。

他害怕了，廖志死了？

吴伏犹豫了一会，不知该不该报警。

卧室的门半开着，他好奇地推门而入。

屋子里挡着窗帘，光线不太好，有些发黑。

正当吴伏要离开时，身后叮的一声，接着是一阵轻微的嗡嗡声。

他回头一看，傻眼了。

床旁的电脑原本是关着的，现在居然自己启动了！

吴伏觉得，空空的座位上，仿佛坐了一个透明的人。

他屏住呼吸，盯着屏幕。

电脑进入系统界面，几秒钟后，弹出一个文档，上面用醒悟的大号字体写着一段话。

吴伏，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以下是我和盼盼的故事。

三年前，我们相识并相恋。

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她变了，神神秘秘的，经常一个人嘀咕着什么，我问她，她什么也不说。

我心生好奇，不知道她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想在校外租个房子。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寝室住不方便。

我没有多想，帮着找了房子，我们同居了。

没想到，生活没有我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租了房，她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异常爱看书，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苗盼盼过去开朗大方，自从迷上书，整个人变了，不爱说话，总是神神道道的。

一有空闲，她就捧起书，入迷地看着。

那本书，封皮泛黄，黑色的大字写着“永生”两个字。

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想借书一看，每次都被她婉言拒绝。

这越发促使了我对那本书的好奇心。

那些天，她没日没夜地看书，有时天亮，我一醒，她蜷在客厅的沙发上，还在看书，津津有味的样子。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苗盼盼还在看那本书。

我纳闷，那本书你都看了一个月了，怎么还没看完？

她总是笑着回答，还有一点就看完了。

说是一点，从她翻书的页面看，至少还有一半没看。

又一周过去了，我观察她翻书的页码，还有上次那么多没看。

我越发觉得事情诡异了。

我决定搞突击检查。

一天晚上，我若无其事地早早休息了，将近半夜，我被闹铃震醒，苗盼盼不在旁边。

我偷偷下床，客厅亮着灯，她就半躺在沙发上，还在看“永生”，剩下没看的还那么多。

书里究竟写着什么？

“这么晚了，还没睡？”

“再有一点就好了。”

还是再有一点，我压根不太信了。

她伸了下懒腰，放下书，进了卫生间。

等卫生间的门一关，我偷偷拿起书，匆匆看了一页。

书写得很诡异，说的是人死后复活的故事，诸如此类。

我开始有些害怕了，苗盼盼怎么会看这样的书？

很快，我也看入迷了。

看着看着，苗盼盼从卧室走了出来，“你怎么看我的书？”

我急忙放下书，说：“这本书是你买的？”

“不是。”她面孔冷漠，不愿多说半句，躺回沙发上，拿起书，继续看。

我讪讪回了寝室，觉得不太对劲。

盼盼明明去的卫生间，可她分明是从卧室出来的……

“刚才，你去卫生间了吗？”我探出脑袋问。

她很入神，头也没抬就说：“没有。”

我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明明进了卫生间的，如果不是她，那个人是谁？



16、消失的尸体

苗盼盼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说了实话。

原来，前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整夜整夜地失眠。

一天晚上，她没睡着，正在翻身，门外走廊，传来一阵走动声，沙沙直响。

这个人好像穿了拖鞋，无力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起初，她不以为意，可能哪个女生和男友吵架了吧。

过了半小时，苗盼盼刚看了会书，仔细一听，外面还有脚步声。

都过半夜了，谁会不睡觉溜达？

她很好奇，下床开了门。

开门的一瞬间，脚步声消失了，走廊上也不见一个人。

刚才是错觉吗？

她一走，脚上踢到一本书。

这本书，端端正正放在寝室门口。

书皮黄色，印着两个黑色的大字：永生。

她看看走廊没人，拾起书，回到床上翻看着。

很快，她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

书上写的，是一些关于人死复活的事情，还列举了国外一些例子。

那一晚，苗盼盼捧书看了个通宵。

至此，她对“永生”爱不释手，不管到哪都看。

为了防止别人发现她的秘密，苗盼盼在校外租了房子，没人管束没人偷窥，看得更放肆了。

我问，你不怕我知道吗？

她笑吟吟回答，怕什么，你是我男朋友。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那天晚上，我得知了她在图书馆卫生间自杀的消息。

之前，她曾对我说过，找到了获得永生的办法。

我根本不信她的胡说八道。

自杀前一晚，她在我耳边呢喃着，志，假如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我回答，你不会死的。

假如我死了呢？

她的神色很认真，我忽然有些害怕了，你别胡说八道，不吉利。

她说，我说的是真的，我要死了。

你怎么知道？

她很哀伤，别管我怎么死的，我要你

相信一件事，三年后，我还会回来的。

我更惊诧了，你都死了，怎么还能回来？

总之，你记住就是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她真的死了，而且是自杀！

她埋在郊外一处公墓，连同埋下的，还有“永生”那本书。

我很懊恼，不管怎样，我是爱她的。

一晃，三年过去了。

就在我开始忘记过去的往昔时，你出现了。

吴伏，不管你说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都相信。

我知道，早晚她会回来的。

吴伏，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时，说明我已经死了。

她曾说过，她回来之日，就是我死去之时。虽然我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

吴伏，奉劝你，不要再调查下去了，不然，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你。

切记！

电脑仿佛了解了吴伏的想法，他刚看完，文件关了，电脑也出现关机界面。

他头脑一片空白，猛然想，这是不是也是幻觉？

电脑不可能如此智能化……除非，有人操纵！

他浑身冰冷离开卧室，回到客厅，猛然顿住了，慢慢回头。

刚刚躺在地上的廖志，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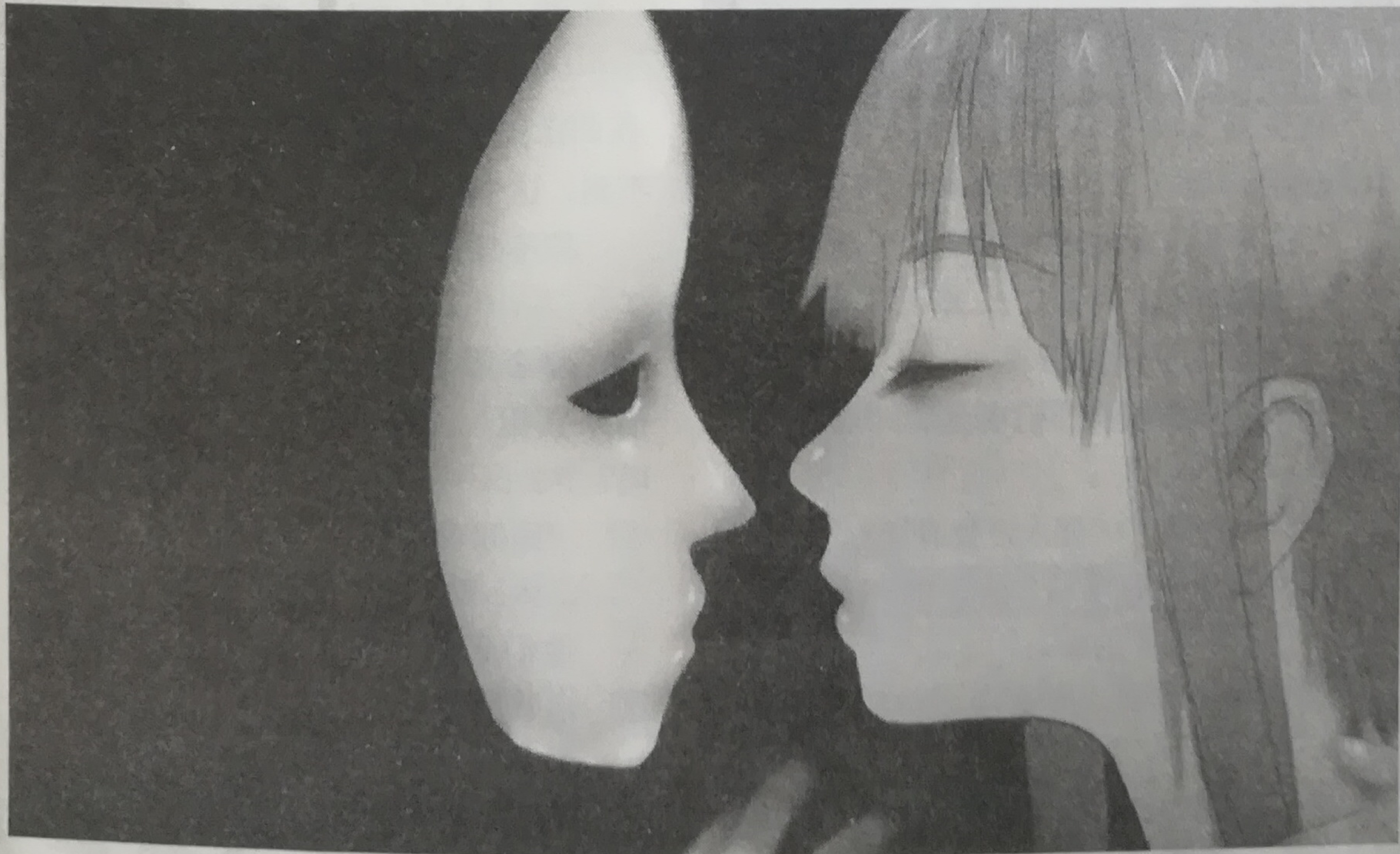
17、找到“永生”

那天晚上，天上没一颗星星，风很静。

埋葬苗盼盼的公墓，因为管理不善，处于半荒废状态。

公墓外，有一座破旧的土屋，燃着孤零零的烛火，像鬼火。

屋子后面，原野广袤，荒草丛生，难



以想像，这是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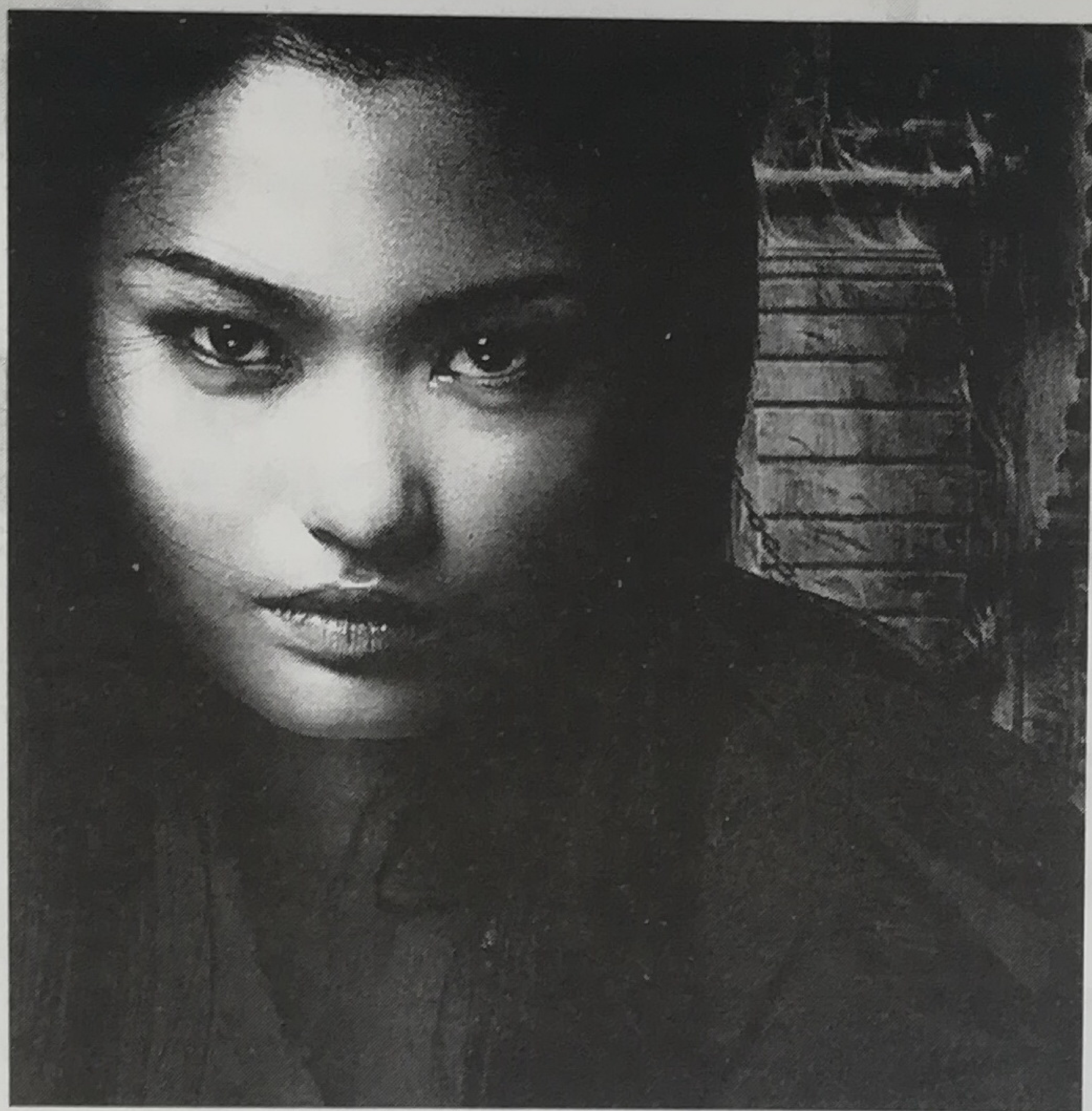
吴伏打着手电筒，走近那间屋子。

他来，为了那本“永生”的书。

他向着那一点烛火走去。

从窗户看，屋里有一个老头，正在抽烟。

门半开着，吴伏走进去，“老大爷，我能进来吗？”



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毫不介意，“进来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公墓。”

“您住在这干什么？”

老头猛地转过头，盯着他，“我在看管死人。”

吴伏一哆嗦，“死人还要看管？”

老头慢条斯理地说：“是的，有很多鬼魂，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哆嗦了一下，坐下来，和老人聊起来。

老人叫王强，看管这一片荒废的墓地，已有很多年了。

还没等吴伏问，苗盼盼在什么地方，门开了，一阵幽香飘进来。

进来的是个女生，短发，脸色很白，眼神木讷发直。

吴伏惊呆了，是苗盼盼！

王强问：“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

她环视了一下屋子，默默出去了。

吴伏一个箭步追出来，夜色茫茫，她已经不见了。

王强跟出来，问：“年轻人，你来这，到底想干什么呢？”

他不卑不亢地说：“我就为了刚才那个女孩来的。”

“你找她干什么？”

“我要挖她的坟。”

话音刚落，王强阻拦说：“你不能这么干！”

吴伏出奇的镇定，“我一定要这么做。”

“死人的坟是不能挖的。”

“我为了找一本书。”

听了他的目的，王强呆了，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年轻人为了一本书而来。

架不住吴伏软磨硬泡，老头终于同意了。

那个漆黑的夜晚，吴伏从王强那里借来铁锹，“老人家，能带我去她的坟吗？”

“跟我来。”

二人一先一后，走进公墓深处。

他们来到一处荒草堆前，王强站住了，指着那堆草，“这里就是了。”

吴伏用手电一照，全是草，小心拨开，露出了墓碑的一角。

“我最后劝告你，死人的坟墓不能动，否则，你会倒霉的。”

王强把最后“你会倒霉的”五个字咬得很重。

吴伏不信邪，拎过铁锹，朝手心吐了口唾沫，一下下挖起来。

开始，王强在一边看，后来，无心看下去，嘀嘀咕咕走了。

死寂的夜，只有吴伏挖土的沙沙声。

挖着挖着，他觉得身后有人拍了一下，吓得一扭头，什么人也没有。

吴伏以为是错觉，也没在意，继续挖。

他刚铲了两铁锹，肩头又被人拍了一下。

“谁？”他声音开始颤抖。

黑暗的四周，草影摇曳，似乎其中隐藏着什么。

吴伏什么也不顾，继续挖。

就在他要挖到棺材时，铁锹遇到了阻碍，他眼前一亮，弯下腰，仓皇着拨土。

很快，一个木头盒子，破土而出。

盒子的大小，刚好能装下一本书……

他郑重地端出木头盒子，拂去上面的土，盒子还算完好。

吴伏把盒子放到地上，把它打开，一阵异香扑面而来。

他急忙拿过手电筒，盒子里端端正正放着一本封皮发黄的书：永生。

苗盼盼看过这本书，再次得到生命。

他心中激烈澎湃，手都有些颤抖，慢慢拿起书，刚要翻开，似乎又害怕什么，把书放回盒子里，把盖子盖好。

吴伏把坟土重新填好，抱着盒子，匆匆离开公墓。

归还铁锹时，他故意把盒子放在门外。

“挖到了吗？”老头问。

“没……没有。”

老头盯着他，不再说话。

吴伏有点怕他的眼神，道了谢，匆匆离开。

回寝时，怕同学看到，他在半路，打开盒子，把书藏到怀里，向寝室赶。

进了寝室，他看了眼手机，晚上十点十三分，还有不到半小时，就要熄灯了。

他抓紧剩下的时间，躺在床上，翻看起来。

十分钟后，吴伏心灰意冷。

这本书，写的是文革时期的一段往事，他从头翻到尾，也没找到死人复活的事。

吴伏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廖志在说谎！

电脑上写的话，也许不是所为，而是苗盼盼的鬼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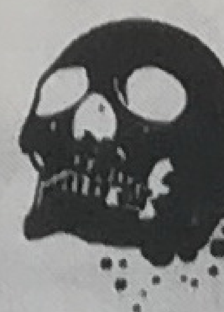
吴伏猛地想起，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如果苗盼盼复活，坟中不可能还有尸体。

当时，书在棺椁之上，也没来得及打开棺材，一睹究竟。

第二天晚上，他再次来到荒废的公墓。

他恐惧黑夜，可只有晚上，他才有时间。



18、活在过去时

吴伏到达公墓时，土屋的窗户里，黑洞洞一片。

他走近了看，屋子里一片寂静，王强

似乎不在屋里。

铁锹就在屋后，他拎过来，打开手电，向苗盼盼的坟走去。

一切仍如老样子，土还有些新，上次他盖上去的。

吴伏拎着铁锹，开始挖起来。

很快，棺材挖出来了。

他把手电打开，扫了扫四周，除了黑糊糊的草丛，一个人也没有。

昆虫在草窠里烦躁地鸣叫，吴伏的心情也突然有些烦躁。

他用铁锹试着撬开棺材板，试了几下，板子有些松动。

擦了把热汗，吴伏一用力，终于把板子掀开了一条缝儿。

他再用力，把盖子整个掀开了。

一阵腐烂气息，飘了上来。

吴伏捏住鼻子，向里看，黑糊糊的，隐约有个人形。

他拿过手电，向下一照，猛地倒退了两步，惊骇之极。

棺中躺着的，赫然便是王强！

老头紧闭双眼，嘴唇青白，像沉睡一样。

王强才是鬼！

吴伏正发呆，棺中的老人，眼睛猛地张开了！

他魂儿都飞了，扔了铁锹，撒腿就跑。

前面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一点烛火，随风摇曳，随时会熄灭。

烛火如豆，在半空中向他飘来。



吴伏头皮发炸，停在原地没敢动。

烛火后面，隐约照出一张女人的脸……

“苗盼盼？”他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来人正是苗盼盼，手里擎着一支蜡烛，走在漆黑的荒野上，阴森诡异。

她眼神木讷，盯着他说：“吴伏？你来这干什么？”

吴伏恐惧地问：“你是人是鬼？”

她幽幽地回答：“你说呢？”

“你认识廖志吧？”

“他是我男友。”

“他死了。”

“没有啊。”

“你说什么！”

“他一直活得好好的。”

他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又问了一句：“今年是哪一年？”

“2006年。”

2006年，正是三年前啊！

吴伏问：“这么晚了，你来这干什么？”

“找我外公。”

“你外公是谁？”

“王强。”

他浑身一冷，“你外公已经死了。”

她很震惊，紧张地问：“他在哪？”

吴伏向身后一指，惊恐地回答：“在棺材里……你们是鬼！你们都是鬼！”

他发疯一般向回跑……

那一晚，他噩梦连连。

梦中，无数张脸在他的眼前晃动，一会是王强，一会是苗盼盼。

【未完待续】

编辑/王迪 reghn@sina.com

编读往来

致《怖客》编辑：

各位好！俺是《怖客》的新读者哦，第一次填评刊表，其实也就是顺手啦。

看见的第一眼，我觉得名字取得不错。恐怖的怖，book，有才！

再说封面，真的觉得正刊的封面很赞！封底也很有新意。至于副刊，虽然气氛还在，但觉得不够美。

文章内容不错，正刊的长短故事兼顾，文章排布也趋于人性化，脑筋急转弯还挺好。至于副刊上的QQ签名则有点过时了……几个月前我就见过了。副刊短篇居多，读起来省事，写手大都是没见过的，可能是我还不够博学吧？但也仅认得周德东老师、庄秦和风雨如书……诡画连篇不错，可以看到伊藤大师的漫画。

至于插图……不喜欢……虽然不喜欢看恐怖图片，但有时也会研究一下……书里大部分是非主流和电影图片吧？（估计没看错吧？）再就是合成图了，没啥美感……一般的鬼故事杂志中都有吧……因为不是全彩，所以也不适合让画手做插画，但希望美编继续加油！

嗯，希望家乡产的杂志大卖！祝《怖客》越开越火！！

（评刊表草草填写了，望海涵！）

秦皇岛•付蓉

编辑回信

蓉蓉：

这封信一拆开，主编笑得合不拢嘴，《怖客》这一刊名正是出自主编大人之手。蓉蓉的话说到他心坎里去啦！你的肯定，我们就“厚着脸皮”统统接受了，意见也会虚心采纳。

蓉蓉是个细心的女孩，把两本刊都有仔细读过，提的意见很中肯。下一期仍有副刊。买一赠一，只要有“布条儿”们的支持，副刊我们会一直赠下去的！

姐姐希望更多像蓉蓉一样细心的“布条儿”加入“火眼金睛”一族，最近一些写手一稿多投，让编辑部的同仁都很头疼呢，细心的“布条儿”若看到有“一稿多投”的文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哦！

可以填写调查表，可以在读者群里给米安然姐姐说悄悄话，更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声音零距离接触。

另，蓉蓉同学是哈尔滨人吗？因为你称我们为家乡的杂志。有空欢迎来编辑部坐坐，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布条儿”来做客。

米安然姐姐

各位亲爱的编编同志们:

你们好！虽然我是个女生，不过我从小就喜欢看恐怖小说、电影……越恐怖越好。嘿嘿，上个月末我回家的时候，在报亭晃了一圈，看到了你们的杂志。本来不想买的，因为我在实行省钱计划中。最后，我决定买它的原因是我看到了副刊封面上的一句话："人和鬼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这期杂志中的故事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正刊中的《所有人都不正常》、《巫毒咒语》和副刊中的《纸条》、《玩偶》等。可惜《玩偶》是连载，否则我一定会看得很过瘾的。哦，对了对了，还有《别开寝室门》，我也很喜欢。

《怖客》上很多版块都很有意思，我特别喜欢"诡画连篇"这个版块，很刺激。不过有一点，我希望编编们以后能在杂志上加一些内容，比如很"变态"的心理测试题，还有有关各种鬼怪妖魔的详细介绍，或者一些民间灵异传说、禁忌之类的，还有异教，比如巫毒教的仪式等等。总之，再多一些神秘一点的东西就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贵刊的一些建议和看法。也希望编编们的杂志越办越好，越卖越多。我在等着看哦！^_^

金华•俞佳音

编辑回信

编辑回信

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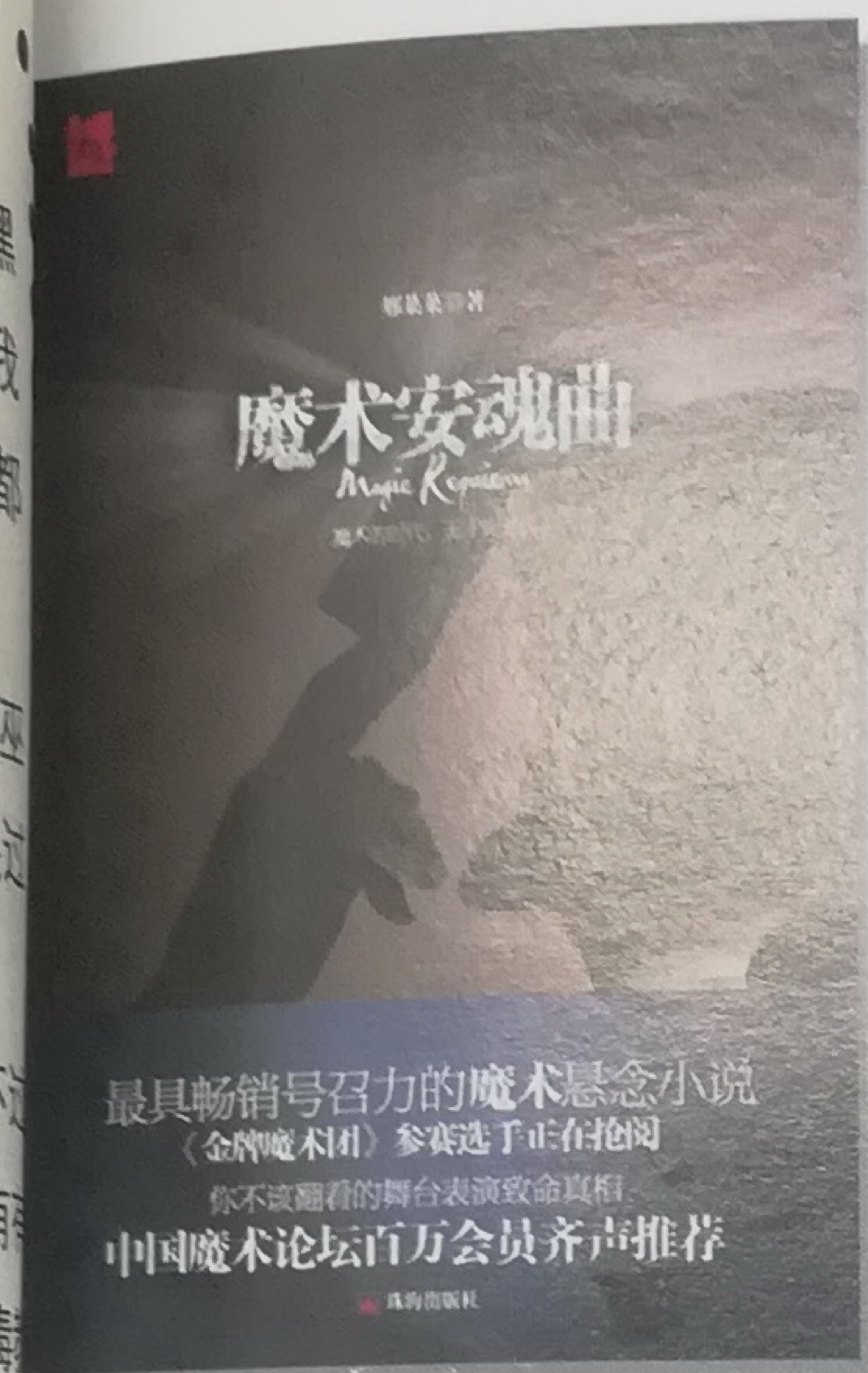
你好，信里你说喜欢神秘。为了保持神秘感，我就不自报家门，待你来猜猜，我究竟是哪位小编呢?

收到你的信，我们几位小编，都激动得彻夜未眠。付出的努力能被人肯定是一种幸福，被肯定的同时还能收到这么精彩的手写信更是幸福中的幸福。这样看来幸福似乎很简单，你动动笔，一份温情就可以穿越千万里。在11月号的杂志中，我们大幅度刊发了很多新人的文章，旨在让"布条儿"们阅读新口味，尝试不一样的惊悚，另类的新悬疑。至于栏目，《怖客》现在还是一只雏鹰，只要给它羽翼丰满的时间和机会，一定会有展翅翱翔的那一天，我们真诚期待下次收到你来信的时候，它已经成为雄鹰了。

当然成长和进步，与"布条儿"们的支持密不可分。

天冷，佳音加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神秘的小编零零X



new

《魔术安魂曲》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作 者：邢菜菜
定 价：23.00元

故事简介：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魔术狂潮风靡2009年，近景魔术、大型魔术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探索，各式各样的魔术图书、VCD走俏大街小巷，众多大学校园也建立了魔术爱好者社团，这里面不乏有些天赋过人的奇才、鬼才。

随着华升大学魔术社团一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凶杀案，社团面临瓦解。

灾难降临时，前方的道路在哪里……

《七杀》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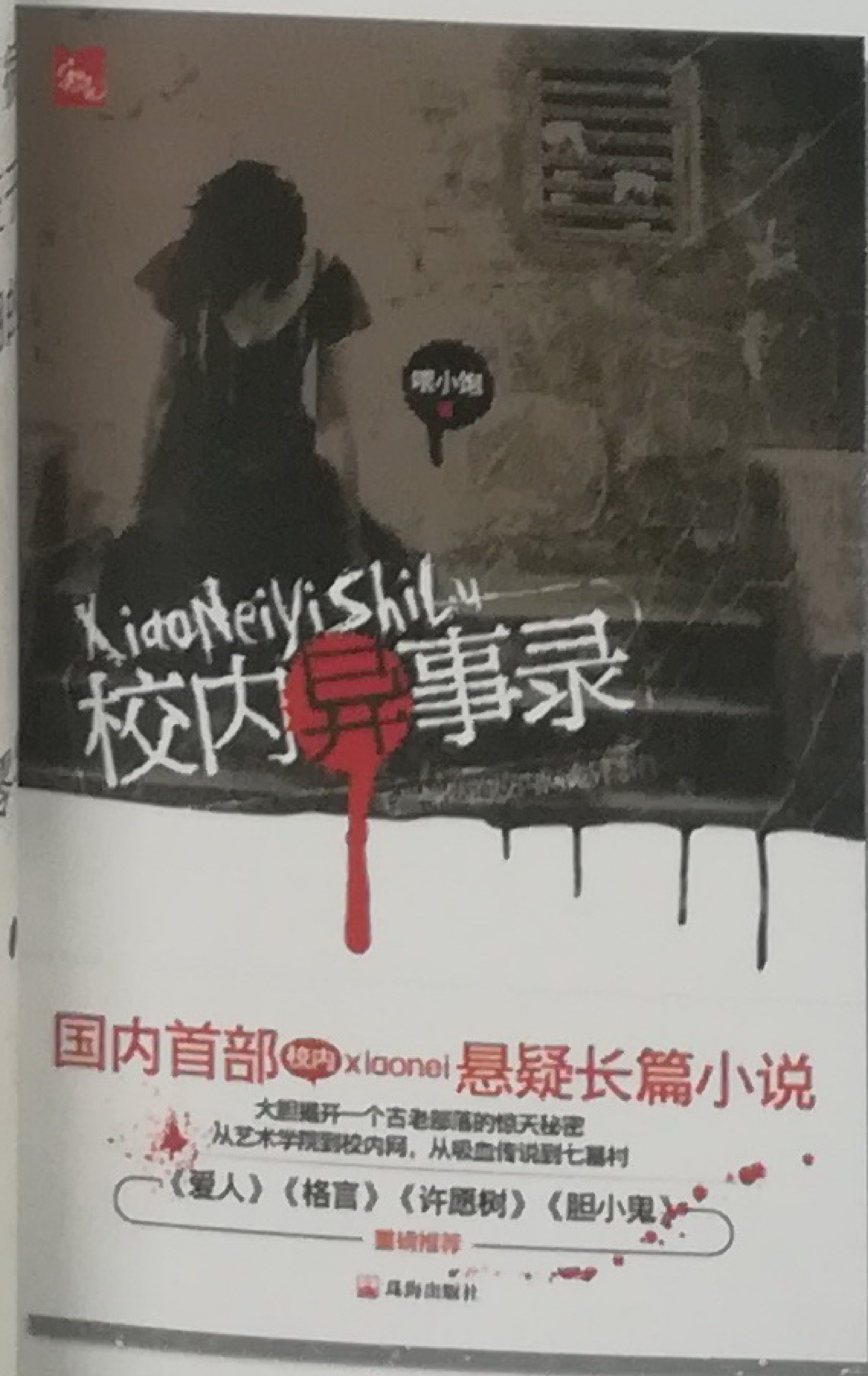
作 者：上官午夜
定 价：25.00元



故事简介：

不可思议的连环凶杀案再现江川大学，恐惧与谣言飞速蔓延着。

传奇少女古小烟潜伏校园，秘密探索“七宗罪”谜题时反而掉进恶魔的游戏。遇害者接二连三地出现，警探罗天化身教师进入江川大学，一场斗智斗勇的比拼悄然开始了。神秘的魔鬼牌、错综复杂的密码疑云、完美的不在场证据，真相揭开时，凶手却是一个众人万万想不到的角色。这是20年前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狂徒吗？或者凶手另有其人……



《校内异事录》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作 者：喂小饱
定 价：23.00元

故事简介：

清明节假期，傩傩艺校13名学生被送到桑园市艺术学院深造。负责接待工作的林筱康在学校里遇到自称“傩傩艺校刘老师”的年轻女子，可是稍后证实，带队的老师没有这样一个人。

就在这时，“刘老师”忽然遭遇不测。她究竟是谁，为什么假扮老师？

自从校内网上碰见神秘人“黑吉祥”以后，林筱康隐隐约约意识到事情的不寻常……

悬案继续发生着，血臂钏的秘语与图画暗藏天机。试问苍天，谁能解开血臂钏的最终天机？

2010 年 2月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八	2 十九	3 二十	4 廿一	5 廿二	6 廿三
7 廿四	8 廿五	9 廿六	10 廿七	11 廿八	12 廿九	13 除夕
14 春节	15 初二	16 初三	17 初四	18 初五	19 雨水	20 初七
21 初八	22 初九	23 初十	24 十一	25 十二	26 十三	27 十四
28 元宵节						

怖客

阅读**本刊**，你将有机会
客串任何恐怖故事中的**主角**
因而成为**[怖客]**

——《怖客》的意义